


當代青年叢書

第一輯之二

李凡夫著

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當代青年叢書

2

日本過去的現在和未來

李凡夫著

上海雜誌公司

總經理

當代青年叢書
日本過去的現在和未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李凡夫
主編者	金則人
編輯顧問	章乃器 吳清友 錢亦石 錢俊瑞
刊行者	當代青年出版社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四馬路三二四號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每冊實價三角

預訂全十種二角

1937·2·5·初版

當代青年叢書

第一輯

- 中國的過去去現在和未來
日本的過去去現在和未來
救亡運動論
現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
戰爭乎？和平乎？
世界往那裏去
告饒僱中的中國青年
中日實力的對比
大眾政治學讀本
大眾經濟學讀本

何幹之著
李凡夫著
章乃器著
吳清友著
姜君辰著
柳乃夫著
劉羣著
凌青著
平心著
沈志著

編主

金則人

編輯顧問

章乃器 錢亦石
吳清友 錢俊瑞

開頭幾句話

「不說別的，就是我們四川一省也要比這個可惡的『矮子國』大得多呀，我真悔不該要到這里來受氣！」這是在七八年前，一位初到東京的川女同胞，因受了日本人的委屈而發的憤慨話。這句話曾作爲笑談，而遍傳於當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界。七八年來，人事的變遷很大，現在那位女同胞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她這句話還深深地殘留在我的記憶中。

的確，論國土的大小，日本本土至多也不過等於我們四川一省大；但是這個比中國小幾十倍的小國，却是現今幾大帝國主義之一。自一八九四年以來，我們不斷要吃牠的大虧，一直到最近，牠簡直要把我們中國整個吞下去！到底這個渺小的國家爲什麼能夠這樣強大起來？牠強大起來以

後，怎樣鞏固了牠的地位？牠爲什麼要不斷向我們侵略？假如在「過去」牠是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強大起來，那麼，牠在「現在」是遭逢着怎樣的難關，牠在「未來」，能不能在以繼續侵略中國來突破這難關，並永遠稱霸東亞？這些問題，都是吃了牠無數的大虧而不願意再吃虧的人所當了解的。

在以往，中國人對日本大都抱着一種輕視的心理，認爲「區區三島」，實無足道；可是到了最近，在一部分主張不抵抗的人們中，却又相反地流行着一種「恐日病」。我以爲，對別人作盲目的輕視固不應該；把別人故意的誇大，「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更是罪惡！可是這種心理的發生大部分還是由於對別人沒有正確的認識。我這本小冊子，就是要根據客觀的事實和科學家研究的成果，把整個日本從頭到尾，作簡括的描述與解剖，并在描述與解剖中解答上述的諸問題。

自然，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同時因為能力、時間和篇幅的限制，使本書寫得不能像初計劃時那麼理想。（尤其是日本殖民地解放運動一章，因受篇幅限制，臨時刪去了。打算在不久的將來，用專書來補充。）幸而這書在草完以後，蒙好友何幹之先生代為詳細校閱一次，使我放心不少。

假如這本小冊子有正確或疏忽的地方，懇切地希望讀者們專家們多多指正！

一九三七年一月於病忙交迫中。

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目錄

開頭幾句話

第一章 原始時代的日本

- 一 日本列島怎樣形成？……………一
- 二 日本民族從何處來？……………三
- 三 日本原始社會概況……………八

第二章 封建時代的日本

- 一 封建制度的成立期……………一四
- 二 封建制度的發展期……………二二
- 三 封建制度的沒落期……………三〇

第三章 明治維新

- 一 日本爲什麼能轉禍爲福？……………三九
- 二 明治維新的經過……………四五
- 三 明治維新是不是資產階級革命？……………五二

第四章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

- 一 日本資本主義怎樣在半封建的土壤上發達起來？……五六
- 二 日本怎樣爬上金融資本主義的階段？……六二
- 三 由黃金時代到沒落時代 …… 七〇
- 四 世界經濟恐慌與日本資本主義 …… 七六

第五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殊性

- 一 日本爲什麼是半軍事半封建的帝國主義？……八四
- 二 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有什麼不同？……九三

第六章 日本的國家機構與最近政治動態

- 一 國家機構的概觀……………九八
 - 二 由法西斯的抬頭到廣田內閣的崩潰……………一一〇
 - 三 日本人民陣線的展望……………一一八
-
- 第七章 日本帝國主義往那裏去……………一二一

第一章 原始時代的日本

一 日本列島怎樣形成？

假如世界上任何國家，關於宇宙的開闢和國土的誕生，都各有一套奇妙的神話，那麼，其中一定以日本的最為奇妙。據日本古文獻古事記，日本書紀等記載，日本國土是由神的生殖器生出來的。其經過情形大概是這樣：在初闢天地的時候，天地間先產生了三個造化神，住在高天原上，後來傳到第七代的男女二神，因看到鵜鴿的交尾，便學會了「交合之道」，結果才把大八洲（現在日本）和山、川、草、木生下來……。這種荒謬無稽的神話，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今日，雖仍為一部份守舊的和右傾的日本

入迷信着或故意固持着；但是稍有點科學常識的人，對於這些東西，當然會另有一種估計。

科學家根據在日本地底發掘出來的化石，生物的遺跡，岩石的種類和地層的狀態等材料，加以分析的結果，認為日本列島●原是亞洲大陸的一部份。在數十萬年前，因地殼的變動，才與大陸分家。在地質學上叫做始生代，原生代（地球上剛有單細胞生物和海產無脊椎動物）的時候，日本列島的所在地，還完全是海底哩。在古生代的泥盆紀（兩棲動物剛發生），日本列島的前身，曾在大陸的東端出現過一次；可是到了石炭紀（那時是昆蟲和爬虫的世界），牠又沉到海底去了。在中世代的三疊紀（恐龍全盛時代），日本

●我們普通都認日本是「三島」，如稱牠為「扶桑三島」，「葦爾三島」，「區區三島」等。依照習慣，這稱呼，原無不妥；但若果從地理學的眼光看來，則稱為列島似更適宜些。因為日本事實上，不是由三島構成，而是由四個較大的島和六百餘極小的島排列而成的。

的所在地仍然是海底。到侏羅紀（鳥類發生），日本列島的一部份才再現于海面。在新生代第三紀（高等哺乳動物發生），地球上六大洲剛剛形成，日本列島也在亞洲大陸的東邊現出了全部的姿態來了。到第四紀（世界已有原始人類），因地殼發生激烈的變動，日本列島才離開了亞洲大陸，再經過不斷的變化，而成爲現在的地形。當新生代第三紀和第四紀的時候，火山的活動是非常猛烈的，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時候的「火山國」一定是極其壯觀；但是這極其美麗壯觀的「火山國」，到十三世紀以後，竟成爲「海盜」的巢穴了！

二 日本民族從何處來？

日本列島形成以後，列島上的人類又是怎樣產生的呢？關於這個問題

題，又有種種傳說；而中國人的傳說和日本人的傳說，則又各具奇妙。我在幼年時代，就曾經聽過一位學究，帶着感慨的語氣對我講過：「說起來，日本人和我們中國人，還是同一個祖宗生出來的呢。秦始皇因為想長壽，曾派遣三千童男童女由徐福帶領到蓬萊島（即今日本）去求長生不死之術，可是，他們神仙沒有遇到，反在那邊住下去生子生孫。日本人就是這樣來的呵。……但是，現在他們反要來欺負我們了」。這一段故事，我後來才知道並不是由那位老先生杜撰的；而却是載在我們的史書上，是我們中國人對日本民族所由來的一種普遍的傳說。但是日本人的傳說，日本古書的記載，又和我們的大不相同。根據上面提過的日本書紀一類的神話和傳說，大和民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怎樣從天上掉下來呢？據說是這樣：自從那兩位風流的天神生下了大八洲和山川草木後，仍覺得不滿足，於是繼

續生了一位「天下之主」，名叫天照大神，後來就由這位天照大神派遣他的孫兒名叫瓊瓊杵尊，從高天原上降臨到日本島來，於是這位天孫就在日本繁殖起來，才有今日這偉大的「大和民族」。這一段神話在我們看來雖覺得極可笑；但在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人（特別是所謂「國體明徵派」）看來，則是天經地義，因為要這樣才能證明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更爲「優越」，才能證明他們有侵略別人的「特權」！

不消說得，我們對以上的傳說和神話是沒有迷信的必要的。那麼，日本民族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

根據科學的判斷，日本民族既不是在日本列島上獨立發生，也不是在秦始皇時代才開始由中國移入，更不是從高天原上降下來，而却是在遠古（新石器時代），從北方大陸，陸續渡海而來的。怎樣知道日本民族不是從

日本列島上發生的呢？根據考古學的知識可以證明：假使在數十萬年前，即在列島還沒有和大陸分離之前，即已住有人類的話，那時候的人類，應該是舊石器時代人。但在日本從來未曾發現過舊石器時代的遺蹟（即使將來能够發現，也不一定就是新石器時代人的祖先）。反之，新石器時代的遺物和遺跡，却非常豐富。而這些東西，與在亞洲大陸，特別是朝鮮、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處發掘出來的新石器時代的遺跡，是有着密切的關聯的，因此，我們斷定列島原始人類是從西伯利亞、滿、蒙、朝鮮方面移殖過來，不是沒有充分理由的啊（其他根據語言學和人種學等，也可以證明此說的可靠）。至于他們在什麼時候才移到列島上來，確定的時間，誰也無法曉得。但歐洲新石器時代，是距今約一萬至一萬五千萬年前，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日本人祖先從大陸「東渡」的時候，不會比那時更早，也不會遲到秦始皇

的時代，（即使在紀元前二四九年間，有三千「童男童女」到了日本，也決不是列島第一批的來客，何況還有人認為秦始皇的使者只到了青島哩）比較最可靠是在紀元前二千年前後。也許有人說，當時交通工具尚未發達，西伯利亞人或滿蒙人怎能去到日本呢？但我們知道，朝鮮半島與日本西南海岸，或庫頁島與日本北部，相距並不遠，原始人爲了搜求食物，他們乘着原始的交通工具漂流到日本，決不是沒有可能的！

至于一般神話和傳說，也不是完全沒有用處，牠們最少可以幫助歷史家作爲歷史的旁證。據一般歷史家推測：在日本神話里的「國律神」「地祇」是最早的移民，「天津神」是次期的移民，而「天孫族」則是第三批的了。在先住種族中，最強而且人數最多的大概是居于日本中部和北部的蝦夷（倭奴）和九洲的熊蘇，可是天孫族却後來居上的把先住的種族逐漸征服，

而居然成爲大和民族基幹的種族了。

關於日本人種的起源，還有許多不同的意見（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紹）；但這只是人種學的研究範圍，歷史家對於這問題，却并不怎樣重視。因爲日本的歷史，正像其他各國的歷史一樣，不是依存于人種的特徵，而是依存于獨立于人類意識以外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和變革。換句話說，日本之所以成爲現在的日本，與牠的祖宗來自何方沒有多大關係；最有關係的却是經濟和政治的原因。我們若果明白這一點，那麼，對「同文同種」的日本爲什麼要不斷向中國侵略這問題，也就不難獲得正確的解釋了。

以下，我們開始說到日本古代社會的情形。

三 日本原始社會的概況

上面說過，日本人的祖先，在日本列島上，是經過新石器時代的。按照人類史一般研究的結果，新石器時代剛好是氏族制度時代。因此，日本列島有了人類以後，最初的社會，大概就是氏族制度的社會。所謂氏族制度，亦即原始共產制度。那時候人類集團的單位，不是我們所說的家族，而是以共有着的生產手段和共通的血緣而結合的氏族。氏族員互相合作，共同祭祀，但氏族員在同一氏族內，不許有通婚的關係。由幾個氏族結合而成部族，再由幾個部族結合而成種族；多數的種族還可以形成種族同盟。在氏族、種族中，所有的成員，都是站在平等的原則上，不許你欺負我，我欺負你，他們有權選舉他們的領袖和評議會等。

根據日本歷史的種種傳說和記載（紀元八世紀以後的記載），也可以看得出氏族制度的痕跡。最初的外來民族先後來到日本列島以後，他們大概是

分佈在筑紫（九州）、大和（本洲的中央部）和出雲（本洲之西）等地。他們的生
活，最初大概是以漁業和狩獵爲生，稍後則開始農耕。那時候主要的生產
工具有石器、骨器、土器和木器。他們的居處是天然的洞窟，橫穴，以及
由自己造成的「堅穴」和草屋。他們和她們并不是採取一夫一妻制，而是過
着野蠻的性生活。他們的生產工具，洞穴等，都不是爲少數人所私有，而
是共同使用共同享受的，因此他們能在原始的技術水準上，捕獲很大的鯨
魚，造成漂亮的洞穴，（從化石上發現）。這大概是紀元前的情形了。

到了紀元前後，列島的歷史已有了急速的進展，這進展的原因，一方
面是受着中國文化的影響，因爲那時漢朝的勢力已伸展到朝鮮，當然也影
響到日本；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從大陸方
面銅、鐵、稻、牛馬等繼續的輸入，使他們的生活資料有了新的來源，使

他們一部份人漸漸懂得積蓄。于是私有觀念逐漸發達，有些做父親的開始把他們的財產傳給了他們的兒子，母系制便漸漸變爲父系制，氏族的共有便被村落的共有甚至家族的共有所代替了。管理着財產的家長或族長，自然變爲有權力的人，財產愈多，其權力也愈大；其他沒有財產的氏族成員或在戰爭中被掠奪而來的俘虜則淪爲不自由民或奴隸。這種私有制度的發展，亦即氏族制度的崩潰過程。最初還只限于畿內（中央）地方，漸漸則擴大到全國。首先獲得了多量土地，確保了多數半自由農民和奴隸的畿內種族的統治者，爲了擴大他們的地盤和權力，對其他各地的種族便實行武力征討。這期間，各種族間自然行着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各地的種族都先後爲畿內種族所征服。被征服的種族，在「國造」（對征服者——中央——繳納一定額的貢稅，但仍保存原有的組織）和「部民」（不但繳納貢稅，而且須

對征服種族服役，失去了原有的獨立性）形式之下團集于畿內種族的周圍，從此，畿內種族中央集權的勢力，一天天強化，而氏族制度也愈益走上崩潰之途了。被征服的種族「部民」本已形成一種奴隸制度；但因為征服種族要保存自己原有氏族或家族制度，不能把奴隸們盡量收容在自己的領土內；又因為當時缺乏促進奴隸制度發展的市場，所以這種部分的奴隸制度，始終不能發展為「古典的」奴隸社會①。

在紀元五世紀以後，「部民制度」愈加盛行，而「國造制度」則日益縮小。到六七世紀，畿內種族中央集權的傾向，更加強大，最後有着強大力

①關於日本奴隸社會是否存在的問題，日本的史家發生過許多論爭，可以說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最後的結論；但根據已知的史料，像古希臘羅馬那樣古典的奴隸社會，在日本沒有發生過，大概是事實。這問題值得有「歷史癖」的人繼續探討。

量的氏族首領蘇我氏也被「擁護朝廷」的勢力所殲滅，於是全國「統一」，「間接支配」的「國造制度」也完全廢除，地方行政直接置於中央（朝廷）控制之下，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紀元六四五年）

第二章 封建時代的日本（七世紀——十九世紀）

一 封建制度的成立期（七世紀——十二世紀奈良平安時代）

大化改新是日本歷史上新時代的開始。中央政府在軍事勝利之後，爲了適應時代的需要，便以中國隋唐的制度爲模型，開始實施了許多改革。在這些改革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土地經濟上實施了班田制度（大概仿中國的井田制）。所謂班田制就是土地國有制，即：把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廢除」，每六年調查戶口一次，凡六歲以上的由國家給以土地。人民受了國家分田之後，就被束縛在土地上面，而必須負如下的責任：（一）對國家繳納田租和生產物；（二）每年須對國家作十日間的勞動；（三）農民的移住，

須受國家的監督。其次，在政治制度上，廢除了過去間接統治的「國造」「縣主」等官職，而改設直接的統治官，即：在中央設立太政官，其下分設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以統轄一切事務。地方行政的區域，則劃分爲國、郡、鄉、里、五保和鄉戶等。在軍事上，廢除了所有氏族軍隊，實施了義務的「徵兵制」，軍隊歸中央政府任命的指揮統率，每「國」設一軍團，在京都則設大衛府。以上的種種改革，日本一部分史家認爲這就是「國家封建主義」的建立。（在日本歷史中，這一時期稱「奈良時代」，以當時的京城得名）。

在這初期的「封建」社會里，階級制度也已完全確立了。第一是貴族，他們由中央和地方的上層所形成，他們依品階的大小，而領有較多或較少的土地，他們的土地并不是由他們自己耕種，而是由農奴和奴隸耕種，所

以他們已成爲不勞而食的寄生蟲；第二是農民，他們雖由國家分得了一些田地，但要負擔着種種的重稅，所以他們在本質上就是農奴，他們所有的剩餘勞動，都變成貴族階級血肉的來源了；第三是奴隸，奴隸關係是由過去繼續下來的，他們的生活比農奴還要苦，他們是上層支配階級財產的一部分。那時候，上層階級愈能保有更多的奴隸，便愈可以得更多的田，獲得更多的財富。因此，在七八世紀間奴隸之數不斷增加，約佔當時人口總數百分之十到二十。奴隸不但替政府和貴族耕田，國家的建築大部分也是由奴隸負擔的，奈良朝巨大的佛像（當時由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佛教已由中國轉傳于日本了），就是由奴隸之手製成的。這樣，大化改新不但沒有把奴隸制完全廢除，反而使牠有部分的發展，因而日本的一部分歷史家認爲由七世紀到八世紀這一時代是「日本」特殊的奴隸制時代」；但反對的人則認爲

當時基本的經濟形態（班田制度）并不是奴隸的，而却是封建的。●

紀元九世紀以後（京城已由奈良遷到平安，後來又叫做京都）。「班田制度」即開始崩潰，天皇的權力也削弱了。原來班田制度的實施，表面上雖以殘留的原始的土地共有制為基礎；但實際上則是盡着破壞原始共有體的任務的。因為班田制在本質上就不是澈底的土地國有制度。一方面，少數貴族所領有的「功田」「墾田」和寺院神社等所佔有的土地是可以世襲的；另一方面，靠官吏去執行法令，不但流弊百出，而且事實上是很難走得通的。由于這些官僚的怠工，最初是「六年一班」，後來改為「十二年一班」最後則四十年五十年也不「一班」了。這樣「國有」制度并不妨礙私有制度的發

●奴隸經濟的特徵是奴隸沒有生產手段，且沒有權支配他的勞動力，只是在奴主的經濟的強制下工作；封建剝削比奴隸剝削是較進步的形式。農民有生產手段，他們的全部剩餘勞動是通過地租的形態為地主所佔有。

展。同時，促進土地共有的完全崩潰的不但是政治的力量，而且主要的
是經濟的力量，因為當時的生產力隨着池溝的開鑿，鐵鍬牛馬的普遍使
用，已有了急速的發展，把殘留的原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也完全摧毀了。
〔原始共有制只能在生產力極低的條件之下才能存在，一到生產力較高的階段，便無
法維持〕。

跟着班田制的逐漸崩潰而出現的是新的私有「莊園」經濟的樹立。當時
的貴族階級，爲了擴大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地盤，他們想盡種種方法，一方
面把已得的土地變爲世襲的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則努力獲得新的土地，并
設法免除租稅的負擔和國家的干涉。結果，他們的「功田」、「墾田」、
「位田」、「職田」等的私有權，便逐漸確立起來。而變爲「不輸不入」的「莊
園」了。

「莊園」的組織雖有種種不同，但牠們在權貴的直接領有或保護之下，不納稅，不受國家干涉，却是一致的。到了十世紀的中葉，這種「莊園」已非常普遍，牠們差不多已代替了公田的地位了。

自從「莊園」制度出現以後，國家（皇室）的土地都漸漸落入了貴族手里，皇室的實權自然削弱了。不僅如此，在「莊園」盛行以後、農民的地位也更加惡劣了。因為當舊有的和新開墾的廣大土地大部分都變成「莊園」以後，財政的收入便逐漸減少，可是支出反比前增大。平安朝宮廷貴族階級生活的豪奢，和對中國式華美宮殿的建築與維持，在在都需要很大的款子。但他們主要收入的源泉，只是依靠一部分的公田。政府為增加收入，不消說只有向耕種公田的農民身上着想。農民們因為受不起過度苛捐雜稅的剝削和地方官吏殘酷的壓迫，他們有些逃到「莊園」里面，希望受「治外

法權」的「保護」（因為「莊園」是「國司不入之地」），有些則只有挺而走險。從此，農民暴動便不斷發生，平安朝已大有不甚「平安」之慨了。

私有「莊園」的增大和國有土地經濟的崩潰過程，同時就是「莊園」所有者地方豪族勢力的增大和中央政府勢力沒落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又產生了兩種重要的結果：一種是奴隸和農民的聯合，一種是「莊園」內特殊軍隊的出現。前者是因為避難的農民逃到「莊園」里面以後，在實質上是與原來的奴隸受着同等程度的剝削。因此，在「莊園」內農民與奴隸的差別已急速地消滅，而主人爲了預防奴隸們逃到鄰近的「莊園」去，也有助長這種農民與奴隸的融合過程，即恢復奴隸們自由的必要。這樣，在九世紀以後，奴隸制度便逐漸消滅，在「莊園」內出現了兩種基本階級：有土地的領主和無土地的被剝削的農民。

至于後者（私有軍隊的出現）是由于「莊園」的領主，爲了防備逃亡農民的騷擾，爲了侵略別人的「莊園」或抵抗別人的侵略，他們便自動在「莊園」內組織軍隊（武士的來源，即由于此）。小的土地所有者爲了得到強大貴族的庇護，爲了免于死亡，他們便自發地自稱「家臣」，對大土地所有者（本所）盡着兵役的義務，這樣一來，更加助長大土地所有者的威風了。

十一世紀中葉以後，威風最猛的當首推藤原氏大家庭。這一家，不，這個大地主兼軍閥的一家，就在他們自己支配階級的陣營內，爲要爭權奪利，開了軍閥內戰的先例。在十二世紀後半期，內戰之風，更加熾烈。在這內戰過程中，風頭十足的軍閥是源家和平家。當時橫亘日本的東北與西南，簡直是源平兩家逐鹿的天下。經過長期混戰之後，在軍事上有着強大的力量，在政治上有較堅固的封建組織爲依據的「關東軍閥」源家，居

然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關東軍閥把西南貴族的平家努力掃蕩以後，繼續又將中央政府（朝廷）內部其他貴族的勢力掃除。他把國家政治的中心地也搬到關東的鎌倉去；「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源賴朝便以「征夷大將軍」的名義成了國家實際的支配者，而鎌倉也就成爲新封建的日本首都了。

二 封建制度的發展期（十三——十六世紀、鎌倉、室町時代）

自紀元一一九二年，源賴朝在鎌倉設立政府（稱「幕府」）以後，日本社會已走上典型的封建主義時代了。

源家爲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曾實施了許多新的政策。首先，爲了滿足將士和家臣的慾望，就把由戰勝得來的數百個莊園實行分贖，其次爲了預防不滿者的反抗和爲了管理莊園的經濟，在各地配置了許多新政權的爪

牙，卽「國」或數「國」設一「守護」，一莊園或數莊園設一「地頭」。自繼承久之亂（二二二年）以後，這些政策愈加獲得了勝利。結果，在十二世紀的中葉，全國大部分土地都爲源家的將士（其後是源氏繼權人北條氏的將士）所領有了。這些小面積的領地是有種種的類型：有的是世襲的，有的則是代管的，後者每有兩三重的主人。當時的土地關係，地主與地主間的關係雖非常複雜；但從階級關係的觀點來看，則不外是地主與農奴間的關係。鎌倉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對全農民擴大了典型的封建的剝削，排除了國家的中間關係；而把全農民置于地主直接隸屬之下。這樣，取班田制而代之的典型的封建領有形態從此確立起來；農民們的「幸福」也隨之擴大起來了。什麼幸福呢？這就是享受地主們超經濟的剝削：對地主繳納收入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在十四世紀末）的地租。

不但在經濟組織上，而且在政治組織上也已到了典型的封建主義時代了。這個時代，是武士們最紅的時代，他們差不多領有國內全部的土地，在領地內有行政權，對農民有生殺予奪權。這些由武士出身的封建領主，已變成實際的支配階級了。當時最高的支配者是將軍，在將軍之下，有最大特權的是所謂「御家人」即直屬將軍的「侍」，其次是「非御家人」即不直屬于將軍的「侍」，其下是「庶民」，庶民又分兩種，當中大部分是農民，其次是手工業者和商人。

十三世紀以後，因受蒙古襲擊和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已經形成了的封建諸關係，開始遭受了挫折。

一二七四年有名的元朝霸主忽必烈以兵船九百艘，士兵十一萬五千人向日本「討伐」，一二八一年更以十五萬大兵舉行第二次「討伐」；但結果竟

失敗了。爲什麼這個差不多征服了半個世界的霸王竟不能征服一個區區的日本呢？我們的史書上說是因受了颶風的影響；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簡單的。固然，假如不是有地理上（海洋）的阻隔，日本也許早被征服了；但除了地理上和氣候上的原因以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原因：（一）蒙古與日本的社會結構不同。當時蒙古是剛由氏族制進到封建的初期；而日本却在封建的繁榮期，所以蒙古能征服老朽的中國、朝鮮、俄國和中央亞細亞，而不能征服「叢爾小國」的日本；（二）所謂蒙古軍大部分都是「僞軍」，在十五萬大軍中，韃靼兵占十萬，朝鮮兵和中國兵占三萬到四萬，而真正的蒙兵則只占極少數，「僞軍」不會替主人拼命那是必然的，這一真理在目前日僞軍攻綏的慘敗中，又重新得到了證明（日本軍閥好像已忘記了這些歷史的教訓了）。

第三，蒙古軍隊不熟識日本的地形，而且只習于平原戰而沒有山岳戰的經

驗，所以才吃了日本兵的大虧（我們目前的抗敵戰爭却剛處于相反的地位）。

日本被蒙古襲擊的結果：一方面使鎌倉政府的財政陷于空前的破產，因而造成了誘發南北朝時代五十餘年間戰爭的原因；另一方面則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對於日本封建制度的前途，又有着很大的影響。

本來，日本對外貿易在氏族制度時代已經存在了。當時中國和朝鮮的商船常寄泊于日本的西海岸（敦賀、博多）和內海（難波）的港灣上，而尤以難波（現在的大阪）為最繁榮。在奈良和平安時代，政府雖不直接參加貿易，沿海居民却不斷和中國朝鮮有着交易。鎌倉政府成立之後，再開始和中國通商。當時，米是日本主要的輸出品，而從中國輸入的有織物、器具、墨和銅錢等。在與蒙古開戰的時候，生意雖受影響，但在戰爭結束後，日本與中國的往來便愈加頻繁了。日本的武士（倭寇）常常渡海向中國沿岸搶掠，

這些倭寇先生竟成爲中國的大患。倭寇是有兩副面孔的，他們一方面是強盜，一方面又是商人，他們遇到沒有防禦的地方，便用強盜的手段搶你一把，遇到有防禦的地方，則用「和平」的手段和你交易。當時商業的利益主要是落到日本西南部諸侯之手，而處于東北部的鎌倉政府却得不到這種利益，因此後者的財政，便難上加難。

在十四世紀中葉，京都藤原式的貴族們乘着鎌倉政府窮困的時候，便實行向北條氏開火。結果，北條氏被打倒了；但是他的餘黨却不甘屈服，其後北朝與南朝的對抗竟延長到五十年。那時政治中心又搬回京都去了，這個都市再成爲日本的首都。

繼鎌倉時代而來的是室町時代（卽足利時代）。日本封建制度在室町時代中又有了新的發展。土地關係從新改變了牠的面貌。過去複雜錯綜小面

積的領地，到室町時代，已爲比較大規模的封建領土所替代。足利氏把領地分給有功的將士，他們成爲土地的直接領主（官名叫大名）。足利氏除了自己是每年收入三十萬石的大名外，他還要從全國領主的所得中徵收二十分之一。足利時代除了土地關係有了變動外，手工業和商業也相當發達，而政治軍事的中心地也漸漸發展爲商工業的都市了。因此封建諸侯從此又多得了一些新的收入，在內亂中，代表這種新形態的京都政府，因在經濟上有了辦法，所以能保證了牠的勝利。

當時國內和國外貿易同樣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國內有定期市場，有「座」（像歐洲基爾特式的商人團體）和「問屋」（兼營旅館銀行的特殊事業）的開設。海盜式的對外貿易比前更加興盛。當時由日本派遣到中國來的商船隊「天龍船」，是由菩提寺天龍寺的日本和尚經營的。除了和尚以外，倭寇仍甚

活動。那些半商人半海盜的倭寇，不但在中國朝鮮沿海各地騷擾，他們的足跡且遠及菲律賓、馬來半島、安南、暹羅以至墨西哥等地。這些和尚與倭寇對於日本商業資本的原始積蓄，是有很大的貢獻的。但同時，爲封建政府所顧忌的歐美商人，傳教師也陸續在日本各口岸登陸了。

封建政府看到商業和海盜事業的有利可圖，便集中力量向這方面發展。繼信長之後的豐臣秀吉（一五八三——一五九八）是個封建的獨裁者，同時也是最大的海盜。這個傢伙可以說是日本第一個向外侵略的開山祖，他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田中義一有同樣大的野心（也許後者受了前者的傳統）。他企圖把中國、朝鮮、台灣、菲律賓都劃入日本的版圖，而把日本的首都遷到中國的寧波來。他除放縱他的海賊向中國海岸恣意搶劫外，並曾以十萬大軍，兩次向朝鮮大舉進攻，可是不幸的很，因爲那時朝鮮和中國還沒

有發明不抵抗主義，所以他只有遭受慘敗了。

秀吉失敗的結果，一時對外貿易也受了打擊，商業資本家只有退回到國內去。

不久，這位曠代的野心家豐臣秀吉也死了。起來代替他的位置的是德川家康。到了德川時代，日本封建制度已進到最後的階段了。

三 封建制度的沒落期（十七——十九世紀、德川時代）

德川時代，是日本的鎖國（閉關）時代，同時也就是封建制度沒落的時代。德川幕府一反過去的政策，在一六三三年、一六三六年和一六三九年，連下了三次命令：禁止日本人到外國去，禁止外國人到日本來（除荷蘭人和中國人仍可在長崎登陸外）。這種閉關自守的政策，足足維持了兩個世紀

之久。德川政府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

第一，自十五六世紀以來，對外貿易的發展，商人——高利貸的成長，已經動搖了封建制度的基礎。因爲商人有了錢，他們的勢力便會漸漸強大起來，封建諸侯的命運都要操在他們的手上。若果讓他們這樣一帆風順地發展下去，對於封建諸侯不是很大的危險嗎？因此，掌握了全國霸權的新支配者，爲要把商人——高利貸者勢力的源泉從根破壞，便不能不禁止對外貿易。但這種禁止，正等于中國的「禁烟」政策一樣，私人雖不得交易，政府却有權獨佔。所以在鎖國政策中，中國和荷蘭的商船可以直航長崎，不受阻撓。這樣，政府一方面可以破壞商人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却開拓了新的極大的財源。這實在是一舉兩得的辦法呵！

第二，外國勢力的侵入，已使日本封建制度感受威脅。十六世紀中葉

以來，歐洲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斷來到日本以後，把基督教也搬到日本來了。那時日本基督教徒遍于全國，特別是南方的諸侯對上帝的信仰好像格外虔誠（其實是想得到外國軍火的接濟），他們居然派遣使節到羅馬去，這無異表明日本全國對羅馬法皇的服從。同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但把做生意賺來的黃金，大量地從日本運出去，而且還參加了日本的內戰，因而使日本的封建諸侯感到莫大的危險。無怪德川將軍要採取「斷然處置」了。但中國人和荷蘭人危險性比較小，所以能得到例外的「優待」。

第三，爲了鎮壓日益惡化的農民運動，也是鎖國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五世紀以來，不斷的內亂（所謂戰國時代）弄得全國支離破碎，處在地主、高利貸和諸侯重重壓榨下的農民，不能不起來爲生存而掙扎了。這些農民鬥爭往往是披起宗教的法衣的。有幾次大規模的農民運動都是由基督教徒來

領導。因此，在豐臣秀吉時代就會開始下令禁止基督教的傳播，并把教徒驅逐出境了。但到了德川時代教徒與農民的合作依然如故，于是這位新專制魔王便立刻採取緊急處置，他除了用殘酷的手段把「教徒」殺得血肉橫飛外，基督教也當然被置于嚴禁之列。

總之，德川時代爲要防止封建制度的動搖和崩潰，不能不採取了「鎖國」的政策。但單靠這一政策，想把封建制度維持住，明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又進一步對全國封建組織加以嚴密的整頓，整頓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封建關係，各個人的職能，權利和義務都加以嚴格的規定。

首先，對於階級的地位，土地的分配和租稅的徵收等都嚴密的加以規定。一切財政的收入都以米穀換算，而以「石」爲基本的計算單位。因而諸侯地位的大小，也可以從「石」計算出來。凡一萬石以上收入的諸侯，即看

做一個經濟的自治單位（藩）。藩的首領（「大名」）除對中央政府納稅外，在領地內有裁判權和行政權，有指揮自己的家臣和掌握農民最高的管理權。但政府對各藩的經營有干涉的權限，在必要時可以將藩的領地全部沒收而重行分配。爲了防備藩主的反叛，便令他們的老婆子女搬到江戶來居住，而不得攜帶在身邊，各地諸侯須輪流入京參觀。

其次，一切商業和手工業均置于中央政府直接的監督之下，而不受藩的節制。如大阪、京都、新首府的江戶（現在的東京）等商業和手工業都市，均置于封建諸侯管轄之外，而統歸中央政府特設的官吏管轄。

社會階級劃分爲四種身分，即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至于封建機構的基本體系則沒有多大變更。最高的權力者仍爲將軍，其次是家臣和大名，大名之下是陪臣，作爲全機構的監察機關的，還有所謂「目付」

（監察官），這「目付」就是監督一切大名、官吏和種種設施的官吏。

在德川時代的初期，生產力有了相當的發展。在農業方面，技術的改良，農具的發明，新植物的栽培和處女地的開墾，均頗有可觀。同時，國內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也相當發達，信用組織和貨幣流通，也相當確立了。到十七世紀末葉，所謂德川治下的日本已達到了「繁榮」的頂點。

自此以後，日本封建制度即開始沒落了。過去助長生產力發展的各種條件，現在都已成爲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了。請看下面的事實：

第一，國內商業的發展和自然經濟的危機，使封建農業的發展受到障礙。在貨幣制度已相當發達的情勢下，無論諸侯，家臣和武士，他們的祿米只有換成貨幣，才能生活。他們爲了過寫意的生活，就不惜用種種手段獲得貨幣。但他們要獲得貨幣，就不能不受高利貸者的牽制。高利貸資本

直接向諸侯敲竹槓，間接是向農民開刀，這樣，農村經濟有什麼辦法不破產呢？

第二，技術改良以後，大規模的集體農耕不能實行，生產的發展便受到限制。加以在十八世紀中，天災人禍不斷地襲來，使農業的收益愈加低下，農民的生活愈加痛苦。

第三，隨着商業的發展，支配階級的慾望，也跟着增加。可是他們的祿米卻不夠他們的揮霍。武士們因為主人日陷于窮途，在農村無法生活，便漸漸捨棄了封建的關係跑到都市來做「浪人」。從此封建的組織便漸漸解體。

第四，農民在農村破產、高度租稅、高利貸和種種苛捐雜稅的榨取下，已到了無法生存的境地，因此，在十七世紀以後，大規模的農民暴動

不斷發生，這種叛亂無疑加速了封建組織的崩潰。

第五，跟着封建經濟的崩潰，階級身分也沒落了。過去威風凜凜的武士們現在一部分既變爲浪人，其他一部分又變成爲職業者，而有錢的「庶人」却可以用錢買得「高尚」的身分，這樣，「四民」制度的現實意義已蕩然無存了。

第六，政治組織也隨着經濟組織的動搖而動搖。在中央勢力日益衰微的情勢下，各藩分立是必然之勢。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大藩，在十九世紀中葉，已完全各自獨立了。

這樣，封建制度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已經相當成熟；但是假如沒有外來勢力的衝擊，也許封建組織的殘骸還可以維持相當的時日吧。可是在十九世紀以後，強有力的歐美勢力，已把日本緊閉了二百餘年

的門戶衝開了。在內外兩種因素的夾擊下，德川幕府政治已臨到了「閉幕」的時期，而歷史劇的新節目也就快上演了。

第三章 明治維新

一 日本爲什麼能轉禍爲福？

原來在日本列島關起了大門後一百年間，歐洲形勢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前面已經講過，在閉關的當時，西洋鬼子到東洋來做生意的，只有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人。他們的要求只限于珍奇土產，金銀財貨和商業根據地的獲得，而還沒有大規模「領土野心」的。除了西葡兩國之外，荷蘭英國與日本雖也有來往，但牠們看不起日本的市場。因爲日本若與印度、安南、馬來、菲律賓等地比較起來，牠的地位是相差得很遠的。因此德川幕府才能把列島的門戶相當緊閉起來，擋住西歐商業資本的進攻。

但是經過了一百年以後的歐洲，形勢就完全一變了。西洋鬼子不但發明了汽船，發現了航路，而且他們的資本主義正在向前發展。英國的「廉價商品」像潮水一般湧到東洋的市場來了。經過了一七八〇年大革命的法國也不甘落後，牠不但在商業上要與英國競爭，而且在一八五〇年代的拿破崙政府還要積極地擴張牠的殖民地，以博得布爾喬亞的歡心。美國在獨立戰爭後，也已建立起布爾喬亞發展的基礎了。俄國呢？牠也以商業資本國的資格找尋毛皮的銷路，牠和西葡等國不同，牠是由北而南，把日本看做牠最好的商業根據地。

日本的「外憂」首先就是由沙皇的俄國帶來的。自從一七三九年，俄國的探險船一度在日本仙台和房州的海面出現後，日本的沿海岸即繼續不斷地有俄國人的足跡。英國船是在一七九五年初次來到日本近海，在北海道

停泊過，其後「廉價商品」即源源而來。商業資本比較落後，但在東洋做慣了生意的荷蘭則以「一片好心」，把中國遭受英國砲火的洗禮和一般世界情勢通知日本政府，勸告牠自動開港。美國來得較遲，但來勢却很兇，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由伯爾利提督率領軍艦四隻，士兵五百人，直抵浦賀，要求通商。這樣一來，簡直把幕府弄得手忙腳亂了。在沒落途中的封建政府，除了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一八五六年七月，日本政府在威迫利誘下，與美國談判的結果，即答應與美國正式訂立條約，除開關神奈川、長崎、新瀉、兵庫和箱館五港爲通商口岸外，并准許美國派遣公使駐於江戶（東京）且讓美國人在江戶大阪有治外法權。自從美國首先撈了這些便宜之後，其他各國也紛紛接踵而來要求「利益均霑」了。第一次日本封建政府的「喪權辱國」條約是在一八五八年六月

正式簽字的，在同年六月到八月，又相繼與俄國、英國、法國、荷蘭訂結了同樣的條約。不久以後，即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七年，連比較落後的葡萄牙、普魯士、瑞士、比利時、意大利、丹麥也獲得了同樣的利益。

這樣看來，日本在德川末期受外來勢力的壓迫，雖沒有像倒霉的中國在當時所受的壓迫那樣嚴重；但其危險的前途，則可以說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是，日本爲什麼畢竟不致像中國一樣，淪爲半殖民地，而却能因「明治維新」而轉禍爲福呢？

這是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幸運」；但這種「幸運」決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已經成熟（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牠能夠相當順利地踏上產業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日本的特殊地理環境和當時的國際情勢也於日本有利。因爲日本是在航路的終點（指由西方到

遠東)，西洋鬼子侵略的目標，是以印度爲第一，中國爲第二，日本則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發達最早的英國自從用鴉片和大砲擊毀了中國的萬里長城以後，雖然同時也衝破了日本鎖國的門戶；但中國到底比日本肥些，牠鞏固中國市場之不暇，當然再沒有充分的能力去開發日本了。至于其他各國，在衝破了日本門戶的前後，也因為有其他問題的牽累——俄法（連英國也在內）正爲拿破崙所發動的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的 China 戰爭所苦，美國則爲一八五六到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戰爭所牽制，所以對日本這小子，只好馬馬虎虎放過了（中國的情形則不同，關於中國方面的分析，請參看本書第一種）。

因爲有了這樣有利的條件，所以開港後的日本，一方面替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更成熟的條件，另一方面更加促進了封建政治的崩潰。日本

開港後的國內經濟，在資本主義的「傳染」下，有很大的變化。首先在輸出方面有了急速的增加，當時乘着美國南北戰爭和歐洲棉花不足的機會，棉花和生絲的輸出，尤見增加；隨着輸出的增加，生產方法也有了迅速的改善，而手工業工場甚至機器工場也迅速發達了。隨這些現象以俱來的，就是物價的騰貴，這種「文明」的「恩典」，對於有錢做生意和開工廠的人自然有利，而對於一般都市和農村的貧民却是莫大的威脅。於是，農民和都市貧民鬥爭的事件，更加頻繁，在德川幕府末期，簡直是農民騷動的世界啊！

隨着德川封建制的解體，「尊王論」便應時而起；隨着「外憂」的不斷襲來，「攘夷論」也從此抬頭了。這種尊王攘夷論，最初還只是一種「思想運動」；但後來竟成爲封建政府的致命劑，同時也成爲促進「明治維新」

的最有力的口號。

二 明治維新的經過

在各封建藩主正利用着大衆不滿的情緒，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揭起了「倒幕」的旗幟，而幕府也正在作最後掙扎的時候，將軍家茂死了（一八六七年八月），孝明天皇也死了（同年十二月），慶喜繼家茂做了倒幕的將軍，而明治却做了幸運的天皇。

那時候，幕府正打了敗仗，牠的庸懦無能的臉相已完全暴露出來了。討幕派便愈加得勢。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奉島津命率領海陸軍入京都，接着長州、安藝各藩也相繼出兵，與西鄉聯合起來，實行討幕。新將軍慶喜從戰略上出發，在形式上聲明願將「大政奉還」（即將大權交還給「天皇」之意）。

但討幕派力主戰，幕府軍也起來應戰，并擬進兵京都。一八六八年一月，伏見一戰，幕府軍完全爲薩長聯合軍所擊破。於是將軍逃江戶，最後江戶也無法支持，幕府便從此宣告閉幕了。

但統一全國的明治政府，在成立初期，政權仍然操在舊藩主的手里。那時的明治政府，可以說是積極參加變革運動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諸藩的同盟政府。而且在政府內部，強有力的薩長二藩居然把弱小土佐、肥前兩藩驅逐出去（這些被驅逐者後來成爲政府的反對派）。但改革以後的藩，與德川時代的藩，其內容已大不相同了。首先，明治政府的代表者已不是從前的藩主諸侯，而却是「侍」的階層，即中下級的武士。不過他們在行動上仍然是維持着封建勢力，而與藩的聯繫，往往採取了具體的形態，如長州的武士在陸軍中，薩摩的武士在海軍中一直到後來還是保持着他們的特

權的。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新政府開始模仿西歐的形式而重行組織，政府內多採用參加過與德川鬥爭的「侍」，同時把首都也遷回江戶，而且改名爲東京。

新政府爲了緩和外國的干涉，首先拋棄了「攘夷」的口號，着手設定正常的對外關係。但幕府與外國締結了的不平等條約，對新政府却成爲一種難堪的束縛。

一八六八年初，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義，派遣特使，將改革經過，通知駐在兵庫（神戶）的各外國代表，并設置掌握對外事務的特別機關。

但明治政府最重要的一着，却是將所有「大名」的封建權利奪去，宣佈土地置于天皇權力之下，全日本人成爲天皇的臣民。那些庸儒的藩主在新

政府官僚們的威迫與利誘下，只得「自動」將領地奉還，這就是有名的「藩籍奉還」。但實際上，他們暫時仍以「知藩事」的名義掌握藩政。各藩仍擁有軍隊，對武士仍繼續給予「封祿」。在舊德川家的領地內，武士的「封祿」比前減少了一些，諸侯和公卿改稱爲「華族」，藩士則變爲「士族」和「卒」。（華族約有四百八十六人，士族約四十萬。）但這種制度沒有維持許久，在日本歷史上有名的改革「廢藩置縣」實行了。廢藩的第一步就是叫「華族」〔大名〕離開他們的封建領地而到東京來享福，各縣的縣知事則由中央政府委任參加過維新的「侍」充當。「華族」的費用由政府按照他們從前收入的百分之十支給。

同時，徵兵制度（廢止武士專兵制），單一貨幣制度（地租由貢米改爲貨幣），新婚姻制度（「華族」可與平民結婚），身分撤廢，職業解放和土地的自由買賣等一串的「布爾喬亞的」變革也開始實施了。

由一八七一到一八七三年的各種改革，對於資產階級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對外貿易的一切限制的撤廢，藩的廢止，都是對國外國內商業的發展有極大幫助的。

但是，政府要全部滿足那些從階級脫落出來的下級武士是沒有可能的。新的軍事和官僚機構，只能容納一部分人。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勢下，在解散了封建的軍隊後，只好發行大量公債，以支給舊武士們一些價錢，使他們爲商。不過，受到這種恩惠的仍然是大名貴族和士族中極少的一部分。因此，在維新以後，華族的收入雖仍然很肥，但士族的收入却非常可憐。結果，大封建領主仍然保持着極大的權力，他們不過由封建諸侯轉化爲貨幣資本家吧了。這種轉化預先決定了他們在日本的政治機構中和在現代日本的政策中的特殊作用，而形成了後來非驢非馬的議會制度。同時，

士族的基本大眾，除一部分變成新政府的官僚軍閥外，便不可避免地「普羅」化了。

維新後的政府是用着全力使日本歐化的。行政、裁判、軍隊和財政，均次第實施了根本的改革。電信、鐵路、郵局、和義務教育等一切「布爾喬亞的」建設都應有盡有地開始實施了。

以上的種種變革，即所謂「由上而下」的「革命」，不能使一切的封建諸侯和士族滿意，那是不消說的。因此，從明治初年到十年之間，「反革命運動」曾層出不窮地爆發起來；但結果都為新政府討平了。

在政府內部，守舊派的西鄉隆盛和進步派的大久保利通也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以「征韓論」為中心，兩派的對立竟至表面化。頑固的西鄉隆盛認為非「征韓」不足以安插四十餘萬的「壯士」，而大久保利通則認為「要替三千

萬人民謀福利」，非「斷乎反對」不可。兩派鬥爭的結果，「進步派」獲得了勝利，政府反對派的西鄉、江藤、板垣等只好下台了。

很顯然的，在兩派的背後，是隱藏着封建要素和資產階級的要素，因此，他們的鬥爭，事實上就是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在維新後，封建勢力不斷起來掙扎，決不是偶然的。在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下野的江藤指揮了一班不平的「士」在佐賀發動叛變，經一月之久，才由政府剿平。那時明治政府爲了轉移國內不平的視線，便以日本商人在台灣被土人殺害事件爲藉口，實行派大兵向台灣侵略（原來這些把戲，已不自今日始了）。台灣被日本佔領後，滿清政府在英國公使幫忙下，支出了大批款子，才在名義上把台灣贖回。

但不平的士族的叛亂依然如故，因主張征韓而不被容納的西鄉隆盛也

以辦學的名義糾合許多不平分子，雄據一隅，隱然成爲明治政府的敵國；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在熊本以二萬五千之衆實行了叛變（西南戰爭）。政府用全國的兵力（連警察也包含在內），費了莫大的犧牲（死者六十，傷者一萬），才把叛亂壓平（隆盛終于自殺了）。在這一戰役中，明治政府的「歐化」軍隊（多數農民出身）曾初次發揮了牠的力量，對封建的武士們予以決定的打擊。

西南戰爭結束後，不平分子的騷亂便告一個段落了。

三 明治維新是不是資產階級革命？

由以上的經過看來，我們已可以明白，「明治維新」實在說不上什麼資產階級革命，尤其不能說是澈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明治維新只能說是新政府——明治政府在逐漸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壓力下，爲了鞏

固新的支配，爲了對抗外來資本主義的勢力而實行的對封建主義的修正運動。在這一運動中，主要的發動者和指導者是脫藩的「志士」，主要的支持者則是有力的封建藩主和豪商富農；資產階級却沒有起着積極的作用。正因為如此，這次的變革，是非常不徹底的。在許多方面，封建的要素都保留下來了。在經濟方面，土地雖然是可以自由買賣了，地租也由「物納」制改爲「金納」制了；但是，土地的買賣自由，只是在封建領主之外，造成新的地主，而並沒有把封建的土地關係改變爲資產階級的土地關係。因此，在維新後日本的農民仍然要受着超經濟的剝削。而且，不能諱言的，明治政府的基礎，仍然是建築在農民的剩餘勞動上的，只要看新政府初期的稅收百分之八十仍然靠着地租，就可以明白新政府和封建政府同樣是依靠農民吃飯的呀！地租的改正，也不是意味着封建貢租的消滅和資本主義地租

的成立，而只是將封建的田租由舊領主移讓給新地主，而地主則須比德川時代多費一些手續——把由農民收得的米穀換成貨幣向政府繳納吧了（因為在地租改正後，地主對政府納租雖用貨幣，而農民對地主却仍然是物納制）。至於在政治方面，更不消說了。「明治維新」是在「王政復古」的口號下，把全國封建領土統一起來的，我們自然不能把這次的「復古」運動作爲恢復到「王朝時代」意義看待；但「革命」的旗幟既不鮮明，「革命」的行動又不澈底，使得封建的要素與布爾喬亞的要素混在一起，而後者始終不能把前者揚棄，那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治，實在是有點不倫不類的，掌握着國家機構的，大部分都是封建階層的代表者，他們一方面要維持封建階層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爲新興的豪商富農打算，而他們自己就漸漸變成了有伸縮性的官僚了。

總之，「明治維新」不能說是資產階級革命，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說到現在還是沒有完成的。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八六八年倒幕後成立的絕對王政（Absolutism——對過去封建的地方分權的聯邦王政而言），是新興資本主義的堡壘，同時也是吸引一切封建要素的中心點，牠爲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同時牠却不排除封建殘餘勢力的存在。這種不徹底的不倫不類的改革，已經預先決定了日本資本主義以後畸形的發展，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殊性。

第四章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

一 日本資本主義怎樣在半封建的土壤上發達起來？

「明治維新」後，日本已急速地踏進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了。但是，「明治維新」，既不是澈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只是中途半端的改革，那麼，日本資本主義到底怎樣在這半封建的土壤上發展起來呢？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有幾種重要的前提條件，首先最主要的條件就是資本的積蓄。

日本的資本積蓄在那裏呢？

日本資本積蓄的最根本的源泉，首先就是對農民大眾殘酷的榨取，在「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農民大眾仍然緊緊地爲地主的高利貸和債務所束縛，終年過着奴隸的生活，受着地主們超經濟的剝削，那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封建地主就是靠着對農民榨得的剩餘價值，一方面爲了適應市場的需要，把農民經濟相當改造和發展起來（使大部分農民集中在米的生產和養蠶的部門上），另一方面則拿他們的老本去做生意，開銀行和辦工廠。日本的地主階級，在德川時代已經是農村中小手工場的經營者了，到了明治時代，他們更把他們的資本投放在都市的銀行和工業上而與資產階級的利益

●所謂牛封建、牛農奴、牛奴隸等名詞，決不能用機械的頭腦去了解。我們所說的牛封建，意思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已經崩潰，新的制度也已產生，但在新的社會裏，舊的封建的要素還殘留着；這種要素當然不是一成不變，但那些變化，假如不是起了質的差異，我們仍不妨用「牛」字去形容。

打成一片。自然，日本的大資本家不一定個個是直接由大地主出身的，他們有些是靠做官和做生意發達起來的，但他們在德川時代就與封建地主互相勾結，到了「明治維新」後，又與新政府的官僚相勾結，牠們的出身總與地主有點關係，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日本封建地主的利益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能互相妥協，互相苟合，原因也就是在這裏。

其次，日本落後的農村關係又爲日本資產階級提供另一種榨取源泉。幕府末期農村的破產和武士階級的沒落，已經早爲日本新興資產階級準備好了大批的剝削對象——一無所有的靠賣勞力吃飯的普羅階級了。日本的資產階級盡量利用殘餘的封建關係在「民族特長」的歌頌下，向工人階級作殘酷的剝削。日本人工資的低下和物質條件的惡劣是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日本的資本家不但對男工如此待遇，對女工的壓迫尤爲

厲害。破產的農民或因借了高利貸者和廠主的錢無法歸還，或因企圖減低家庭的負擔，便將他們的女兒半賣半贈地送到工場去做工，她們要做十一小時以上的工，每月平均工資不到十五圓（大部分作為贖身錢，給廠主扣完了），住在比監獄還要壞的寄宿舍（小寢室）里，一點滋養的食糧也沒有，無數天真爛漫的少女，每每做完了一兩年工以後，大都變成廢人了，她們以後的出路就是賣淫（據東京警察的調查，在郊外的祕密賣淫婦，有百分之七十是做過女工的）。這樣的女工，在紡織工場中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日本資本主義的「繁榮」，就是建築在這些吃人的基礎上的啊！

在「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商業資本就是利用着這些有利的條件，在政府的扶助下，慢慢地爬上了產業資本的寶座。同時，對於日本工業的發展還有一個很好的條件，那就是日本對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法的

借用。日本資本主義在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到了成熟的時候了。日本便很便宜地把別國在長期間內發展了的機械技術搬到日本來應用。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二年間，日本即開始用歐洲的技師和歐洲的材料建築鐵路，在一八七二年，日本已有法國式的製絲工場了；一八七四年有造船所，一八七五年有士敏土工場，一八七六年有玻璃工場，一八七七年有絲織工場，同時製糖工場，印刷工場等設備也出現了。這些企業不是直接由國家和地方機關設立，就是由政府的補助金或其他保護手段建立起來。所以在第一期，即由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七年間，日本新興企業的開設，大部分是靠了國家的力量。在第二期，即由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〇年，政府對私有企業家的活動更給以很大的鼓勵，對封建領主的資產階級化也給以很大的助力。同時，對財政政策，也有相當改變。

在第一期因為要使資本能夠流通，對銀行企業的設立，曾幫助不遺餘力；但到了第二期，因為要使金融的組織走上軌道，便把銀行網縮小到最少限度，組織指導的銀行，一八八〇年橫濱正金銀行成立了，一八八二年日本銀行也成立起來了。

在半封建的土壤上，資本主義急速的發展和產業資本的強化，很快就使資產階級和封建政府間的矛盾激化起來。資產階級爲了使這種矛盾得到協調，便極力爭取議會制度的實現。結果，政府與資產階級間終于得到妥協，代表小地主及農村資產的自由黨和代表工業及商業資產階級的改進黨相繼成立。一八八九年，由新進貴族伊藤博文起草的憲法也頒布了。從此日本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嘗到一點「民主主義」的滋味。

但是日本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途程上，却碰到了一大障礙，首先就是幕

府時代與外國訂下了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的存在，使得日本的對外貿易特別受到限制。日本資產階級爲了打破這些障礙，曾用全力起來鬥爭，但在最初的幾年間，一切的努力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成功。到後來，英美兩國特別是英國，爲企圖利用日本對抗帝俄和德國，因而對日本的修約運動，作了初步的讓步。一八九四年牠們與日本訂結了新的條約。這時候，已經到了中日戰爭的前夜了！

二 日本怎樣爬上金融資本主義的階段？

日本產業資本的基礎相當確定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又怎樣再由產業資本爬上金融資本主義的階段呢？

促進日本走上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不能不說是中日和日俄兩次戰爭

。我們曉得，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決不單限于資本的積蓄，除了這個條件外，還須有其他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充足的原料和廣大的市場；然而，不幸得很，日本這兩種條件，是不具備的，日本資源的不足和國內市場的狹小，是天下周知的事實。怎樣辦呢？日本資產階級爲要解決這種苦悶，便決定首先向朝鮮開刀。但若耍搶得朝鮮，非戰敗滿清的中國不可。

因此，在一八八五年後的十年間，日本便拼命準備對中國作戰。明治政府把加重人民負擔得來的資金，大部分都充作海陸軍的軍費。而沈靜已久的「悲歌慷慨的壯士」（由武士出身的新軍閥）也躍躍欲試，預備一顯他們的身手。

一八九五年，新興的強盜在第一次初試鋒芒，就居然把在腐潰中的滿

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打得一敗塗地了。這一次戰爭，對於日本資本主義往後的發展有着決定的意義。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在這次戰爭中，得到了意料以外的收穫。他們不但奪得了台灣、澎湖諸島和實際佔領了整個的朝鮮，而且對有豐富資源和廣大市場的滿洲的侵略，也大大地打開了方便之門。日本政府把從中國搶來的錢（二萬萬兩）差不多全部都投在工業和銀行業的發展中。因此，在戰後，日本財富有了急速的增加，從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三〇年，銀行方面的資本由九千四百五十一萬圓增加到三萬萬六千四百七十萬六千圓，鐵路資本由五千三百十四萬二千圓增加到二萬萬二千二百二萬五千圓，纖維工業資本由二千二百五十八萬圓增加到五千五百六十六萬圓。在政府的積極支持下，強大的商船和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也開始建設起來了。同時，個人企業（主要是纖維工業）也急速發展起來。日本政

府在一八五八年開始採用金本位制，并重新改訂不平等條約，這樣，更加促進了「戰後的繁榮」。在對外貿易方面也有根本的改變了。一八八〇年代，日本還是以農產和礦產爲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則大部分爲製造品；但到了九十年代的末期，輸出大部分是半製品，輸入則多屬原料了。總之，日本自打敗了中國後，牠的命運和中國走向相反的道路，牠靠吸取中國的血逐漸肥大起來，而中國却一天天殖民地化。

在中國發了大財的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爲了適應新的局面，在他們的陣營內便實行重新改編。這種改編是走向大資產者獨裁的第一步。一方面，爲了使各政黨與政府更加接近，支配官僚的代表者，卽憲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便創立「政友會」（一九〇〇年）以代替由「進步」與「自由」兩黨結成的「憲政黨」；日本資本主義鮮明的代表大隈重信更以「國民黨」（民政黨的前

身)代替由憲政黨分裂出來的「憲政本黨」(舊進步黨)。另一方面，對軍閥因爲有戰勝的「功勳」，他們的權方便更加強大起來。所謂軍閥內閣也從此形成了。在政府內部，海陸軍省的權力特別強大，他們可以不得到內閣全體的贊同，而採取各種臨時的政策。

在二十世紀初，日本已變成相當像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了。當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中國義和團事變(中國農民大眾的反帝運動)的時候，日本居然列入了「大」帝國主義之林，與歐美各帝國主義共同來向中國壓迫了。

中日戰爭後，在急速發展途中的日本資本主義又重新碰到了一種困難，因爲帝俄向滿洲的積極進出，使牠的「偉大」的計劃大受妨礙。于是在新軍閥正趾高氣揚的日本列島上，「征俄」又成爲了一種新的話題。爲了對付強俄，不能不勾結英國，而英國也用得着牠，在兩心相印的情景下，日英

同盟便于一九〇二年成立了。除了勾結英國，在軍事上的準備當然一點也不馬虎，軍艦的建造，軍制的改革，軍需工業的擴充……這些準備都是在軍閥內閣（山縣、桂等）直接指揮下進行的。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終於爆發了。從二月八日開始，日本艦隊即實行不宣而戰，首先向駐在旅順港和仁川港的帝俄艦隊開砲，不爭氣得很，腐敗無組織的沙皇軍隊，正與「大清國」的軍隊沒有兩樣，結果被狡猾的日本擊得粉碎了。但氣力單薄的日本也吃力得很，戰後雖然從帝俄手上奪得了遼東半島，南滿鐵路，樺太島的南部和俄國領海內特別漁業權等利益；但對於戰後財政的窘迫終于無補。日本統治者雖努力掙扎，用多量的補助金以促進大企業的發展，使資本的集中與集積加快起來；但龐大的國債和過重的租稅已壓得日本的老百姓無處呻吟了。同時，貿易既不能有預期的

發展，農業恐慌也開始顯露出牠的徵候了。這是日本資本主義最初的苦惱；但行着好運的日本，却又達到了一個新的機會，什麼機會呢？那就是世界大戰的爆發。

大戰爆發後，日本即以「履行日英同盟」的名義，向德國宣戰，事實上却是乘機加緊向中國開刀。因為其他強盜們正在歐洲打得一團糟，無暇東顧，野心勃勃的日本當然要「爲所欲爲」了。牠毫不費力地把德國在遠東的贓物搶到手以後，便繼續進行向中國打劫。牠當時搶劫中國的辦法，就是一面用威迫利誘的手段，向北京政府強姦；另一面則直接收買中國的地方軍閥，進行分化中國的統一。有名的「二十一條件」，就是在那時候（一九一五年）「送」給中國的。大家知道，日本除了是一個善于趁火打劫的強盜外，牠也是最懂得「生意經」的，牠乘着大家無法做生意的時候，便以投機

的價格把種種色色的「東洋貨」大批輸送出去，因而賺了大錢。日本企業的利潤，在歐戰期中，比戰前提高了二三倍以上。所以這次的戰爭，在別國是招來了莫大的損失，在日本却是發財的最好機會。在歐戰後，日本與美國同樣已成爲大爆發戶了。

日本就是這樣經過了一次，二次以至三次的幸運，而爬上了金融資本獨占的階段。在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金融資本獨占的傾向已愈加明顯了。牠侵略中國的武器，除了軍事、政治和商品外，又加上了投資。牠是用着狂熱的態度把大量資本向中國輸送，因爲牠自己本錢不夠，甚至向美國舉債，也不停止向中國的投資。以南滿鐵路爲中心，在東三省和華北，短短的期間內差不多投下了十餘萬萬圓，在上海也大開其工廠。有名的西原借款，也是在那時由日本帝國主義「送」給安福系的。這是日本金融資本空前

活躍的時代。

三 由黃金時代到沒落時代

在世界大戰期中和大戰後數年間，的確是日本帝國主義最交紅運的時代。假如我們要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究竟紅到什麼程度，那麼，我們可以舉出具體的數字來說明。

首先，在戰爭期間，對外貿易有驚人的增加。輸出由一九一五年的七萬萬八百三十萬七千圓增加到一九一八年的十九萬萬六千三百一十萬圓；輸入由一九一五年的五萬萬三千二百四十五萬圓，增加到一九一八年的十六萬萬六千八百十四萬四千圓。因為工業利潤的大量增加，資本積蓄，尤為可觀，這可由下表看得明白。

全日本企業の投資表(單位千圓) ●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二年	
	投資額	%	投資額	%
農漁業	二七,六四一	一・四	三三,三六〇	一・四
商業及銀行	九三,三六六	四・〇	四,〇六,三二五	四三・九
外國貿易	一五,六二二	〇・七	三三,八六五	二・四
銀行	六二五,六五九	三二・一	一,六九,三六〇	一八・二
製造工業	六五六,六五七	三二・一	三,五一一,三二〇	三六・一
絹織物	二六,五四六	七・〇	八三〇,六四四	九・〇
生絲	五,四六一	〇・二	一〇,九三七	一・一
紡織	八七,五六六	四・四	三三三,三三四	三・八
棉織生產物	三三,八六一	一・六	三九〇,六三〇	四・一
精鍊金屬	六二,三三三	三・一	六六,一五四	七・三
造船	二六,四四〇	一・四	二七,八八〇	一・四
化學	九四,一四四	四・七	五六九,三二六	六・一
製紙	二四,四六六	一・三	一一三,五九三	一・三

人造肥料	一六,三六六	〇・八	七四,五四三	〇・八
食品及飲料	六五,六四四	三・三	三三六,四三八	三・五
麥酒	三八,六三三	二・〇	一六五,八四四	一・八
製糖	一四,七〇〇	〇・七	六三,一五三	〇・七
電氣工業	一九九,〇〇九	一〇・〇	六八,二六四	八・五
瓦斯	四四,六三三	三・三	六八,八三三	〇・八
礦及石油	一七〇,七五七	七・九	七〇,七七五	七・六
煤業	五九,二四七	二・〇	二四,九九九	二・二
金屬燃料	三三,五三三	一・六	八六,二〇九	〇・九
交通	三〇,〇六一	二・〇	八六,四九五	八・九
鐵路	一三三,九六一	六・五	三〇,二五四	三・二
海運	七〇,三四〇	五・五	四三,六七三	四・七
合計	一九三,三三三	一〇〇	九,三三,〇三二	一〇〇

隨着資本積蓄的大量增加，日本的國富也急速增大了。據摩爾頓 (Mortimer G. Moulton) 的統計，日本的國富，一九一三年為三百二十萬萬四千萬

此表引自 Shuichi Haruda "Labor Condition in Japan" 三二頁

圓，一九一七年即已增加到四百五十六萬萬九千萬圓，到一九一九年，更增加到八百六十萬萬七千萬圓。在同期間內工場設備的價值，由三萬萬九千萬圓增至五萬萬五千萬圓，更增加十一萬萬圓。工業生產價值也由七萬萬四千萬圓，增加到二十四萬萬五千萬圓，更增加到二十六萬萬圓。

由這些數字，已可以充分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在戰後是有怎樣飛躍的發展；但「好景不常」，日本帝國主義內外的危機很快又急速地成長起來了。

原來日本工業在狂熱的發展中，其本身已醞釀着很大的矛盾；因為資源的不足，不能不向外國買入大量的原料，因而使國債大大地增加；又因為日本工業的發展大部分是集中在軍需工業上，歐戰結束後，軍需品的用途自然減少，因而靠借債起家的軍需工業家的利潤也就大成問題。

戰後歐洲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美國資本主義的加強，中國印度等處

工業的相當發展，使得日本的立場顯然削弱了。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日英同盟宣告終止，更使日本的國際地位陷于孤立。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世界恐慌和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地震更給日本經濟一個深刻的打擊。恐慌使日本一切重要的產業部門陷于停滯，地震更把日本國民大部的財富化為烏有。（除喪失金錢外，慘死者數萬，罹災者四百餘萬人）。

在大戰期間，因為生產的擴張和工資的低下，日本勞動者就業之數曾大為增加；但是一到了工業生產陷于停滯，資本家厲行「合理化」的時候，大批勞動者便從工廠被趕到街頭了。在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所謂好景氣的期間中，資本家的口袋雖非常飽滿；但勞動者的生活却絲毫沒有改善，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劣。因為工資的增加無論如何是比不上物

價上漲的速度（一九一七年米、紡織物和煤的價格上漲百分之四十，而工資只增加百分之十）。何況更加以租稅的重壓，農村的破產，和米商的投機，試問在這樣情勢之下，他們還能「安分守己」嗎？雖然一九一八年普遍日本全土，參加者幾超過一千萬的搶米風潮（所謂「米騷動」），因為缺乏有力領導和工農未取得密切連系而終歸于失敗；但是日本的工農運動從此已顯然日益躍進，這確實使日本的統治者感到不安，同時，美國、加拿大、澳洲和中國的抵貨運動正風起雲湧，而日本對蘇干涉（西伯利亞出兵）又歸失敗，這無疑更加重了日本經濟的危機和財政的困難。即使將在戰時積蓄起來的「資金」全部動用，也終至無法維持而不能不靠借外債過日子了。

一九二七年的金融恐慌的爆發，（大批銀行倒閉）決不是偶然的。銀行的破產使與銀行有關的大企業都大遭其殃了。要不是因為一九二八——一

九二九年恐慌前的一度「繁榮」，那麼，日本的經濟狀況恐怕還要糟糕哩。

一九一七年日本曾經用發行紙幣，禁止金出口的辦法，來「防止」不景氣；但這些辦法，顯然將日本資本在國際上的立場削弱。於是，一九三〇年，在金融資本壓力之下，日本政府便實行「金解禁」以復活金貨幣的流通。但是日本資本家却料不到世界恐慌的狂潮會突然襲來，使得日本工業陷于措不及防的窘境中。

四 世界經濟恐慌與日本資本主義

震撼全球的一九二九年在美國首先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的狂風暴雨，終于襲擊到日本列島來了。日本受這次恐慌影響的深度充分地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對外貿易的數字上反映出來。

●此表根據「遠東評論」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出 (單位百萬圓)										入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輸	生絲	七八一	四〇七	三五〇	羊毛	一〇一	七四	八四	生絲	一五〇	一四	一二	
	絹織物	一五〇	一〇一	八三	毛織物	一九	一四	一一	絹織物	四一三	二七	一〇	
	綿織物	四一三	二七二	一九八	毛織物	二〇	一一	一〇	綿織物	二七	二七	一〇	
	絲	二七	一五	九	礦	四八	三〇	一六	絲	三五	二九	四六	
	編物	三五	二九	二二	豆	八九	五三	四六	編物	二六	二八	四八	
	紙	二六	二八	二一	鐵及鐵製品	一六〇	九三	四八	紙	二七	二七	二八	
	磁器	三七	二七	二〇	煤	四三	三四	二八	磁器	二七	二七	二八	
	小麥粉	二七	一四	一〇	椶皮	三四	一八	一四	小麥粉	二七	二七	一四	
	砂糖	三〇	二七	一五	石油	五五	三八	三六	砂糖	三〇	二七	三六	
	罐頭	二六	二二	一九	小麥	七一	四一	三二	罐頭	二六	二二	三二	
	煤	二二	二二	一五	大豆	七九	五〇	三七	煤	二二	二二	三七	
	棉花	五三七	三六二	二九〇	米	二二	二〇	一六	棉花	五三七	三六二	二七	

一九三〇年底，日本工業的工場設備能力比一九二九年減少了百分之三·七，特別是重工業方面減少了百分之三一·六。一九三〇年工業生產總額比一九二九年減少了百分之三〇·三。尤其是中小企業受恐慌的打擊特別利害，因為大企業家把恐慌的負擔都轉嫁給中小企業家和勞動者的身上了。

日本的農業恐慌比任何其他帝國主義還要厲害。一九三一年，佔全國人口大半的日本農民的收入，比一九三〇減少了百分之四十。農產品極度縮少，耕地的地價也大為跌價，富山縣的地價竟跌下了百分之三六。

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連結在一起，互相影響，使恐慌更加深刻，財政的危機也特別嚴重，加以一九三一年九月英磅的減價，對日本工業更加上一重打擊。

日本支配階級爲了「打開恐慌」計，便採取兩面開刀的辦法：一面是加緊向中國進攻，另一面則採取犧牲勞動者利益的「通貨膨脹」政策。

從一九三一年九月開始，日本軍閥便大刀闊斧地向中國宰割了。大家知道的，五年來，日本向中國的進攻從未停止過，同時，向蘇聯的挑釁也從未停止過。

因爲軍費的大批支出和貿易的衰退，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日本國庫的準備金已全部用光了。爲了應付英美的貨幣戰爭，爲了「帝國的繁榮」，便於同年十一月實行減低圓價，再禁止金輸出。當英磅與美金減值五分之二的時候，日本圓價已減低了五分之三。這樣一來，使得本來是十分窮困的日本大衆更加陷於悲慘的境地中。

但在一九三二年以後，日本經濟恐慌已踏入了特種蕭條的階段。在工

業方面，已從新有了「好轉」，而且幾年來還繼續增加。下面的數字是根據國際聯盟的報告。

日本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九四·八	九一·六	九七·八	一一三·二	一二八·七	一四一·八

日本的布爾喬亞學者說這是「孤島上的繁榮」；但這種「繁榮」是怎樣得來的呢？無疑地是從下面的條件換來的：（一）非常龐大的軍備擴張，（二）建築在工資極端低廉，勞動極端強化基礎上的強度「社會傾銷」；（三）農民經濟危機非常深刻；（四）財政危機非常尖銳；（五）內外危機交迫。

在這樣迫切的情勢下，日本工農鬥爭的日益激烈，殖民地運動特別是中國反日運動的高漲和帝國主義間矛盾的極端尖銳化，那是必然的結果。最近幾年來，在腐朽的半封建基礎上「繁榮」起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

「特有」的滿身矛盾，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階段上，特別顯著地爆發出來了。日本軍閥冒險的政策和濫發紙幣的辦法，決不能使這些矛盾緩和，反而使這些矛盾更加尖銳起來。

據最近調查，一九三六年日本軍事工業的畸形發展，使一般經濟大失平衡。如冶金工業的生產指數雖高至二六六（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但食品却低至九九。同時，日本缺乏原料的嚴重情形，愈益顯露，數百家中小冶金工廠，竟因缺乏生鐵而致停閉。一九三六年的日本對外貿易，無論在質在量上，顯然衰退。入超比一九三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而主要出口棉布和麥粉則竟降低了百分之三・三和四八。在與日本有貿易關係的一二七國中，抵制日貨的增至七十六國。一九三六年度付出的黃金達二萬萬五千萬圓之鉅，而尤使人驚異的是今年總預算竟達三十萬萬四千萬圓，超

出去年四分之一以上，較一九三一年超過兩倍，其中陸海軍費佔十四萬萬九百萬圓，爲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但救濟農村和中小工業的款項僅有二千四百萬圓，尙不及總支出百分之一。在軍部指揮刀控制下的馬場藏相既答應了三十萬萬四千萬圓的預算，就不能不從增稅和發行公債中翻筋斗。今年預定增稅十四萬萬二千四百萬，較去年增多五萬萬或百分之五。赤字公債則預定發行九萬萬六千一百萬圓。增稅無疑使大衆的生活更加痛苦，而且使購買力更加低下。但發行公債能否順利進行，還大成問題，日本公債早已超過一百萬萬的大關了，今後假如老是照樣增加下去，奴隸們是否還能忍耐誰也無法擔保。去年空頭紙幣發行之數由十二萬萬增加到二十萬萬，今年若再增加（當然要增加的），則惡性的通貨膨脹的禍害必然更加猛烈，而首先受害的無疑是日本大多數的勞苦大衆。他們是在生

活費日益高漲與工資日益低下的夾擊中捱命。無怪據官方統計，今年九個月間，工人鬥爭的事件竟達一千四百五十七件之多，較前年同期還要多二百三十七件了。至于農村的不安，尤爲厲害，去年七月間，農民鬥爭事件已有六千八百二十四件之多，約較前年同期增多了一千件。你看，「非常時」的日本，的確有點「非常」哩。據一般經濟學家的觀察，日本經濟今年將會爆發新的恐慌，這種估計是否正確，不必預先斷定，且等待事實來證明吧！

第五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殊性

一 日本爲什麼是半軍事半封建的帝國主義？

無論如何糟糕，現在的日本，仍不失爲世界上幾大帝國主義之一。論海軍的勢力，僅次於英美而居第三位；論商船的噸數，日本也居第三位；論殖民地之大而且肥，則僅次於英法兩國；若把最近在華北、內蒙等奪得的贓物也算在里面，則僅次於英國而占世界第二位。這樣一個帝國主義，還不夠「強大」嗎？然而「強大」的只是牠的外表，假如我們把牠的「和服」脫光一看，則立時可以發現牠週身的花柳病。這個硬撐好漢，滿身殘疾的帝國主義，我們無以名之，即名之爲半軍事半封建的帝國主義。說到半軍事

半封建這些名詞，也許又有人說「不見於馬克斯的著作」了；自然，在「馬克斯的著作」里，連「帝國主義」這名詞也沒有見過，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現在誰否認帝國主義這東西，誰就不懂得「馬克斯的著作」；同樣，誰不懂得半軍事半封建這些名詞，誰就不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殊性。

到底什麼叫做半軍事半封建的帝國主義呢？我在另一本小書里，曾經說過：

「什麼是半軍事的帝國主義？這是說全國工業以軍需工業為骨幹而再編成，再擴大生產，這龐大的軍需工業無疑是爲了補強這先天不足國家的藥劑，而國內工人反遭受半奴隸的剝削。什麼是半封建的帝國主義呢？這是說，明治維新不是澈底的民主革命，而只是資本家和地主的苟合，所以國內還殘留着半封建的榨取關係。一句話說，半奴隸半封建的榨取網，就是半軍事半封建帝國

主義的寫照」。

這幾句話也許說得太簡單，這裡得再解釋一下。

在前一章里面，已經講過，日本帝國主義是靠著軍事起家的；假如不是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日本資本主義決不會發展得那樣快；假如不是經過世界大戰，日本資本主義的集中和集積也決不會如此急速；可知軍事力量，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有着極重大的作用。原來日本資本主義脆弱的經濟基礎，不能不依靠軍事的力量，而軍事對外的「勝利」，又反復影響於日本的經濟機構，使日本全國的產業以軍需工業為中心而再編成，再擴大生產起來。這種傾向，到了最近，尤為明顯。因為日本軍閥的加緊備戰，日本經濟早已採取「戰時編制」了。日本的軍事工業資源本來是極端薄弱的，然而帝國主義者却不顧一切的犧牲，把生鐵鋼鐵等拼命發

展起來。

日本生鐵及鋼鐵的生產(單位千噸)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生鐵	八九	九八	一三三	一五七
鋼鐵	一五七	二〇〇	二五四	二九七

其他凡與軍事有關的機械工業，造船業和化學工業等，都同樣以強化的方法發展起來。自去年二·二六事變後，日本軍閥對政府的控制更加強化，對戰爭的準備更加瘋狂，因而軍事工業更有畸形的發展。除國營重工業大加擴充外，受政府補助的私營軍事工業也有長足的進展。一九三六年的鋼鐵生產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倍，成為日本軍事生產中心之一的電氣事業的資本額，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倍之多。在軍部指揮刀控制下的日本政府依「戰時編制」的計劃，對日本經濟生活的各方面均加以嚴厲的統制，

如頒布統制各種重要工業和汽車工業的法律，修改匯兌統制法，訂立貨幣統制法，集中稅收，合併地方銀行，將各保險公司置於政府管理之下，和電氣事業改歸國營等，都是加緊走向戰時經濟的重要步驟，都是廣田內閣「庶政一新」的「傑作」。

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假如不是因為軍事工業的膨脹，則日本必然成爲恐慌最嚴重的一國，可無疑問。關於這一點，日本軍閥在最近發行的「陸軍軍備的充實及其精神」小冊子中，也公開承認：「我們只要想到將陸軍年年消費數萬萬圓的軍費即時停止，我國（日本）的經濟將陷於怎樣的命運時，就可以了解現在軍事費怎樣發揮生產的效果吧？」軍閥的理論決不能騙人，軍事費是不能發揮生產的效果的；但是，軍閥的話也有一半是真的，那就是假如不是因爲打了嗎啡針，不是因爲年年消費數萬萬圓的軍

費，則日本經濟將陷於更加悲慘的命運，却是事實。但那「年年消費數萬萬圓的軍費」是從那裏來的呢？這無疑是從老百姓的血肉里榨取得來的。這連日本軍閥也不能否認，他們在上述同一書中說：「兩者（指軍備充實與庶政一新）必要的經費，國民即臥薪嘗胆『掙出』出來也是絕對必要的」。正因為日本軍閥每年要勤勞大衆臥薪嘗胆地『掙出』幾萬萬圓的軍事費用。所以被剝削者工資的低下和生活的惡劣，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也不是偶然的了。

由上面的種種事實，可以明白：在日本，軍事的要素是佔何等重要的地位；若依伊里奇先生的話，軍事的獨占，一部分已代替了現代最新的金融資本的獨占，一部分又補足了牠。而這種軍事獨占的基礎，則顯然是建築在對勤勞大衆半奴隸的剝削上面。這樣的一個帝國主義，我們就稱牠爲

半軍事的帝國主義。

日本爲什麼又叫做半封建的帝國主義呢？

我在前兩章中，已經分析過，明治維新不是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只是由上而下中途半端的改革，因此，在「明治維新」後，許多封建的因素，特別是農村超經濟的榨取關係仍然殘留下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史實」。這些殘留下來的「半封建」的榨取關係，有沒有因「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結果」，而「成爲過去的事實」呢？沒有的！因爲第一，日本的地主在與都市的資本家「和氣藹藹」地苟合以後，他們只知道拿從農村得來的錢，即用高利貸或高度地租向農民剝奪得來的錢，到都市里去做投機生意，去開工廠，而很少拿來用作改良農業之用。誰都可以想像得到，像日本那樣充滿火藥氣的社會里，地主或資本家與其拿錢投在農業中，不如投在軍需

工業或其他工商業里，其利潤一定要來得雄厚些。第二，日本農村主要的生產是米麥繭等，這些東西是不需很大的耕地面積的，所以這也是不能促進日本農業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現在看一看事實吧！

日本田戶耕地面積的大小及其變遷

年	五段未滿 (千戶)					
	五段以上	一町以上	二町以上	三町以上	五町以上	
一九〇九年	二,〇三三	一,七六〇	一,〇四三	三三六	一五三	七七
一九三三年	一,九二〇	一,八二七	一,一六三	三一九	一三九	六九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六	一,八九九	一,三三〇	三三八	一三〇	六九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九	一,九一六	一,三三七	三三六	一三九	七〇
一九三一年	一,九四一	一,九三三	一,三三六	三三九	一三〇	七三
一九三二年	一,九四三	一,九三三	一,三四三	三四〇	一三九	七六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	一,九二七	一,三四七	三四九	一三九	七六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日本五段（即五十畝）未滿的小農經營是佔極大多

數，五町（一町等於中國一六·一四一五畝）以上是佔極少數；而且除在恐慌後幾年間，五町以上的耕戶略有增加外，其餘二町級以上的耕戶反而逐年減少。由此可知在日本農業經營中，資本主義化的進展是非常遲緩的。在農村經濟中，較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既不發達，則原有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被保留下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日本的半軍事性與半封建性不但是分不開，而且是互為影響的。因為軍事的向外「膨脹」，必然要對老百姓加強封建的剝削，而封建的剝削愈加強，農工的痛苦愈甚，社會基礎愈不穩固，則軍事向外「膨脹」就愈加要急進。這樣循環往復，使得半奴隸半封建的榨取關係，不但沒有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消滅，而且愈加強化。日本工人工資的低下固為世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日本農民生活的悲慘，也是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日本的佃農，

平均要對地主納全部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其餘百分之二十又要花在肥田料上，試問他們不依靠借債以飲酢止渴，還能生活下去嗎？）。這種高度的地租只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可以比美！（也許還有人認為「這個事實是資本主義農業的鐵則」吧，但這個「鐵則」？）恐怕只能適用於日本了）這樣的一個帝國主義，我們就叫牠為半封建的帝國主義。

二 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有什麼不同？

除了半軍事半封建性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特色外，牠與其他帝國主義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有！

第一，日本的國內經濟資源，除了意大利外，比其他任何帝國主義都要落後。請看下表。

指 標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意國	日本
煤 生 產 額 (一九二九年) 單位百萬噸	五五·八	二六二·九	一〇三·三	五〇·三	〇·四	三三·三
鋼鐵生產額 (一九二九年) 單位百萬噸	五七·三	九·八	一六·〇	二二·〇	二·一	二·三
同 上 (一九三一年) 單位百萬噸	一三·六	五·三	五·七	五·六	一·四	一·四
機械生產額 (一九二八年) 單位百萬噸	四·〇七三	七·六	九·六二	一·四八	六·三	五·七
士敏土生產額 (一九二九年) 單位百萬噸	二五·五	四·八	七·〇	五·八	三·五	四·三
電力生產額 (一九二九年) 單位十億基羅	二二·八	一三·八	二五·一	一一·九	九·〇	一〇·六
世界工業的比重 (一九二八年) %	四七·〇	九·八	二二·二	七·三	三·四	二·五
同 上 (一九三二年) %	四〇·五	一三·三	一〇·五	八·二	四·〇	四·三

經過大戰後已經有了非常發展的日本國民經濟全部門的生產額，也不過二百三十萬萬馬克，比美國少十五倍，比德國和英國少二倍半至三倍，

比法國少一倍至二倍，只有莫索里尼的意大利大約與牠相等。日本每個人的生產額，只與中歐的小國如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蘭相等，若與西歐各國比較，則顯然差得太遠了。

第二，日本重工業的比重是非常落後的。一九二九年，日本生產手段的生產，僅占全工業生產價值的百分之三五，若與德國的百分之五八，美國的百分之五四，英國的百分之五四相較，則日本的工業化顯然是落在各國之後。到今天為止，纖維工業在日本工業中還佔着第一位；而且以中小工業和家內工業生產爲佔最優勢（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六十）。這也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不同點之一。

第三，日本的金融資本也特別貧弱。日本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可以說不是普通資本的輸出者，而却是資本的輸入者。雖然日本也向中國、滿洲

和亞洲各國投資約十二萬萬圓；牠却向外國主要是英、美借了約二十萬萬的債。日本財政的困難情形已在前一章說過了，日本國庫的存金，比貧窮的意大利還要少兩倍半，比英國少四倍至五倍，比多金的法國和美國則少十五倍至二十倍。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是窮到怎樣的程度。

第四，日本雖然也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那樣大的金融資本家，但他們的統制力是不能與歐美金金融資本的獨占相比較的。歐美的「大王」們可以壟斷一切原料、生產和市場；而日本的金融資本家則沒有這樣的能力。

第五，日本的對外貿易也很不行。到最近爲止，日本的對外貿易額比法國還要差兩倍半，比美國、英國和德國則竟差三倍到四倍。

第六，日本對外國的依賴性特別大，因爲牠的資源既貧乏，資本又不足，而國內市場更加狹小，假如大家向牠抵制，牠就不知怎樣過日子了。

這一切，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特色。

第六章 日本的國家機構與最近政治動態

一 國家機構的概觀

日本經濟的畸形發展在政治上也充分反映出來。這里因篇幅關係，對於複雜綜錯的日本政治機構，不能作詳細的分析，只能扼要地說個大概。

(一) 欽定憲法與有名無實的議會 日本自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二月頒布憲法後，已成爲君主立憲的國家了。以一八五〇年普魯士的憲法爲藍本，由支配官僚的代表者伊藤博文起草的日本憲法的特色是「民主」的成分極少；「封建」的成分極濃。因爲憲法是「欽定」的，不是像民主國家那樣，所以常制憲的時候，並非由國民投票或國民代表會議決定，而是由天

皇的「大權」決定的。在憲法制定後，雖時代變遷，也不易改正，要改正，提議權不屬於議會，而屬於天皇，而且要經兩院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和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投票贊成，才能取決。

在「欽定」憲法的規定下，天皇的權力是極大的，而議會的權力則極小。天皇有決定軍隊的編制和常備軍員額，與外國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頒布緊急戒嚴令（停止憲法付予人民的權利）等大權。同時日本的天皇，是「萬世一系」的，天皇在幼年的場合，國家在天皇名義之下由攝政者統治。在攝政時期，憲法不能有任何改正。

議會沒有改正憲法的發言權，沒有議論關於皇室一切事項的權力，沒有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的權力，沒有干預陸海軍的編制，常備兵額的決定和軍隊統帥的權力，衆議院沒有決議改正貴族院會的權力；那麼，議會幹

些什麼事呢？審議預算，質問和追認政府的各種措施等，這便是唯一的職務與權力；但，這些權力，也是有名無實的。

日本議會雖說是採取貴族院和衆議院兩院制；但貴族院差不多是不適用於選舉制度，而完全由貴族貴僚構成的東西，所以日本議會不但與上下兩院均由公民選出的美國議會不可同日而語；就是與貴族議員可以世襲的保守的英國議會也大不相同。因為在英國，經下院（衆議院）三次通過的議案，上院即沒有否決的權利；但在日本兩院是有輕重之分的，貴族院對衆議院的決議隨時可以否決。在兩院發生衝突時，衆議院即須解散改選，但貴族院却無須解散。因此，在日本議會史上，充滿了衆議院對貴族院屈服妥協的「光榮」紀錄。關於國家預算，衆議院雖有首先審議之權（即先由衆議院決議，再交貴族院複議）；但在緊急的場合，政府對財政問題可依「勅令」

處分；在議會中預算案通過時，政府可執行上年度預算，所以議會連對監督財政的實權，也是沒有的。

(二)龐大的官僚機構 議會既沒有權力，那麼，在日本政府機構中，實際上什麼人的權力最大？也就是說，什麼人能切實地替日本的金融資本家和大地主服務呢？要明白這個，就有明白日本龐大的官僚機構的必要。

日本官僚機構中第一個重要的部分是樞密院。這東西是由國家的高官和大臣組織而成，在憲法上作為天皇「至高的顧問府」而存在的。牠平常負有兩重重要的職務：一是憲法上的職務，即應一切關於憲法的草議和疑義、戒嚴令的宣布、國際條約等重要國務的諮詢；二是皇室法上的職業，即應付皇室一切重要事務的諮詢，而且對於皇室的重要問題，還有決定的權力。這樣一個東西，是在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官僚機構的第

二部分是貴族院，這東西雖說是兩院制議會之一，但因為牠的構成分子，完全是貴族和官僚，所以牠實際是官僚的一部分。牠一身兼有兩重機能并不矛盾，反之，官僚機構通過貴族院可以充分掣肘議會的活動。從人事上看，有許多樞密院的顧問官同時就是貴族院的議員，反之，貴族院的元老，也可以升任爲樞府顧問官。官僚機構的第三部分便是元老和重臣。所謂元老就是「明治維新」的「元勳」，他們的權力在憲法上本沒有規定的；但因為他們是元老，所以權力很大，凡內閣發生變動時，新首相的奏薦權，都操在他們的手上，可是這些老傢伙大部分都死去了，現在只留一個九十歲的西園寺公。他仍然有向天皇奏薦新首相的權力。所以每當日本內閣變動一次都要煩勞這位老先生上京一次。在昭和九年後，爲了輔佐西園寺元老，又形成一種重臣的集團，凡在奏薦新首相之前，必先在宮中開重臣會議，參

加者除西園寺外，有牧野伸顯，一木喜德郎，清浦奎吾，若槻禮次郎，齋藤實和高橋是清等，可是後兩個「重臣」都已變成二・二六事變急進法西斯蒂的刀下鬼了。官僚機構中最後一個重要部分便是有獨自勢力的軍部。日本軍部權力的強大，是任何資本主義所不及的。在英美法等國家陸海軍是由內閣統制的；可是在日本，陸相和海相，與其說是內閣的大臣，不如說日本軍部的代表。軍部近年在日本政治上的專橫，是大家周知的事實；目前牠不但對內閣自成一個獨立的機構，而且甚至還有指揮內閣的權力。這一個怪物，牠內部的機構是怎樣的呢？牠的中央機構有以下幾個重要部分：（1）軍事參議院，這是應重要的軍務諮詢和把軍部意見上奏於天皇的機關，由元帥，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長等組織而成，其中又分陸海軍全體會議和陸海軍分別單獨會議兩種。（2）元帥府，這是關於軍事

最高的諮詢機關，凡陸海軍大將中「功勞卓著」者才被列於元帥府，而予以元帥的稱號；元帥的地位，在一般政界中約相當於元老的地位。(3)參謀總長「直隸於天皇，參劃帷幄的軍務，掌握國防和用兵的計劃，統轄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條令)(4)軍令部長「直隸於天皇，參加帷幄機務 統理海軍軍令部務，參劃關於國防用兵的事情」(同上)；(5)侍從武官長「常侍天皇，擔任關於軍事的上奏，和傳達命令，」相當於政界的內大臣。我們單看軍部上層的地位，已可以明白軍部是有怎樣獨自的權力了；但軍部這種獨立性，只是對內閣、政黨和議會而言，而不是對官僚機構而言，因為軍部本身也是官僚機構的一部分。(通常所謂日本軍部，並不是指兵士或下級軍官，而是指軍部的上層部分)。

在大體上個別地說明了日本的議會和官僚機構以後，我們要繼續說到

具有特色的日本的選舉、政黨和內閣。我們明白了這些東西以後，才可以明白日本的官僚政治與政黨政治的互相滲透及其變遷的過程。

(三)東洋式的選舉・政黨和內閣 日本的貴族院大部分是由世襲的皇族、公侯爵、勅選議員和大部分由三府四十三縣各選出一名的多納稅議員構成的，所以與普通選舉無多大關係；現在要說的是衆議院的選舉。布爾喬亞的所謂「民主」本來是騙人的東西；但在英美等國最少在形式上每個「國民」是有平等的選舉權的，然而在日本則不然，明治二十二年頒布的選舉法，有選舉權的只限於納直接國稅十五元以上的人，明治三十三年改爲十元以上，大正八年又改爲三元以上；但能納直接國稅三元的到底還是少數，在大正八年日本全國國民有選舉權的只三百萬人；到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因全國「普選運動」的抬頭而實施了「普選法」以後，財產資

格雖「廢除」了，但事實上限制是很多的，婦女沒選舉權，（這是「文明」國家所少見的），不到二十五歲的男子沒有選舉權（歐美普通二十歲即有選舉權），軍人學生與選舉事務有關的官吏和在市區中沒有住上一年以上的，也沒有選舉權，沒有一千元保證金和不到三十歲的沒有被選舉權，這樣，在普選的名義下，日本全國人口九千萬，有選舉權的只有一千三百萬人，即約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四。日本衆議院規定每四年選舉一次；但不滿四年，天皇隨時有權解散（如與貴族院意見衝突或預算案通不過時）而重行改選。至於日本選舉的「風景」也煞是好看，也許沒有像「咱們貴國」民國初年選舉「豬仔議員」情形之壞；但選舉而用錢收買和政府濫用權力干涉，仍不失為東洋的「名物」之一。在昭和三年的選舉中，政友會在有名的田中義一大將領導之下，就用了一千萬元，其他的例還不勝列舉。這些錢從那裏來的呢？當

然是從他們的「後台老闆」拿出來的。

日本最大的政黨是政友會和民政黨，他們的後台老闆決不止一個，但政友會對三井財閥的利害要多關心些，民政黨則須對三菱的利害多關心些，則是確實的。除了這兩個政黨外，目前社會大眾黨還有相當勢力，這個政黨原是帶有社會法西斯的性質，牠的上層領袖（如麻生久）本來很不行；但牠的羣衆則一天天革命化，在羣衆壓力之下，牠目前已成爲比較進步的政黨。日本的兩大政黨雖說是布爾喬亞的政黨；但與官僚主義有密切的連系。政友會的創始者和歷屆總裁如伊藤博文、西園寺、田中義一等固是典型的官僚巨頭，即原敬高橋也是帶有濃厚官僚色彩的政治家；只有田中之後的犬養比較算是政黨的政治家，最近的鈴木喜三郎又是典型的官僚了。民政黨也是一樣，若槻濱口固不消說，構成民政黨首腦部的山本幣原等也莫不

是官僚政治家。這樣，日本的布爾喬亞政黨的上半身完全爲官僚所盤據，因而政黨實際是建於官僚機構之下，這是東洋式政黨的特色。

東洋式的內閣也有許多特色：日本自明治二十二年採取內閣制度以來，內閣是負政治上最高責任的行政機關，內閣由天皇任命與解散，直接對天皇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這是東洋式內閣的特色之一。日本內閣的權力是非常龐大，在內閣之內，分陸軍、海軍、內務、大藏，司法、外務、商工、農林、文部、遞信和鐵道等十一省，統轄全國一切大小政務；但軍部（陸軍與海軍）如前面所說，不但受內閣的支配，反而常常支配內閣，頗有兩重內閣制之觀，這是東洋式內閣特色之二。

日本的內閣，一出生就具備了官僚內閣的性質；雖則在日本的政治史上也產生過幾個政黨內閣，但因軍部離政黨和內閣而獨立，又加以政黨本

身已帶了幾分官僚的氣味，所以不能算得完全的政黨內閣。這種不完全的政黨內閣，在一九三二年「五·一五」事變（犬養被殺）後，也不能再見了。由齋藤經岡到廣田內閣，是叫「舉國一致內閣」，這是重臣、官僚，軍閥和財閥的混合政權，政黨雖還保存一兩把大臣的交椅，但在政治上已失了過去的地位了。

日本的國家機構雖然如此綜錯複複，但實際上支配著這個機構的不消說是金融資本家和大地主。因為日本經濟發展的畸形，金融資本家不能利用單一的工具——政黨，而必須與封建的殘餘勢力——官僚互相妥協或利用牠們。這樣，就構成了日本的非驢非馬的議會和龐大的官僚機構。在大正年代以後，日本政黨政治的比較能夠抬頭，就因為日本資本勢力的增大。但一到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階段，政黨政治就又重新沒落了。

二 由法西斯的抬頭到廣田內閣的崩潰

資本主義一到了總危機的階段，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老闆們，爲了進行對外侵略，爲了維持國內的「秩序」，尤其是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不能依靠虛偽的民主政治而却要依靠露骨瘋狂的法西斯獨裁了。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法西斯的血腥氣味已彌漫了全世界，除了蘇聯以外，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上不受到牠的影響的極少，日本自然也不能例外。

日本的法西斯運動，從一九三一年起，即已開始抬頭了。但在日本，因爲經濟，政治的畸形發展和資產階級間利害的不一致，日本的法西斯運動是採取兩條路線進行的：一條是急進的路線，導領這一路的是與軍需工業資本家有密切關係的軍閥上層急進分子（荒木、真崎），這些軍閥們利用

年少氣壯，思想落後，出身於破落農村或破滅都市的小資產層的「青年將校」作爲主要的隊伍；他們的後台老闆無疑就是軍需工業資本家（久原、森、石原、中島等），和地主；一部分都市農村中小資產階級也混在裡面。他們最主要的要求是拼命膨脹通貨，擴張軍備，對外發動冒險的侵略戰爭和建立公開的法西斯蒂政權。另一條是緩進的路線，這一路是由與金融資本素有淵源的元老重臣官僚和軍閥上層穩健分子（林，宇垣寺內等）來擔任。代表金融資本家利益的民政黨也在旁邊助威。這一方面的後台老闆自然就是金融資本家（財閥）和輸出業者。他們主要的要求是對內健全財政，對外採取緩進的侵略方式，他們在目前不希望建立希特拉式的政府，而只希望把國家機構強化起來，以遂行維持金融寡頭利益的目的。

不消說，在恐慌開始的時候，日本的金融資本家眼看着自己地位的動

搖和勞動者農民的急進化，爲了地位的強化和安定的回復，對急進的法西斯也是相當支持的。可是正因爲獨占資本在某種程度內依賴了和縱容了急進法西斯的結果，急進的法西斯便更加兇悍起來，竟至逸出了資本家統制之外去了。

日本急進法西斯初露頭角的第一砲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用血腥的暗殺手段取了首相犬養毅的老命，給日本的議會政治以致命的打擊。那時急進法西斯的主人一面仍然採取縱容的態度，但另一面却又不能讓那些暴躁之徒馬上登台；於是只好動員所有穩健的工具，組織「舉國一致」內閣。這種內閣完全是爲了調和日本支配階級的利益而產生的，齋藤與岡田內閣都是屬於這一性質的內閣。可是矛盾的統一體的內閣，在急進的法西斯帶看來是非常無力，不能應付當前的困難的。支配階級雖然想盡法子，企圖

把「無力」的國家機構加強起來，以適合自己的需要，於是他們便在內閣之外，組織一個權力較內閣更高的「內閣審議會」；然而「內閣審議會」的出現更加招致了急進法西斯的不滿，因為這個機關完全是穩健派的大集團，以應付「非常時」爲己任的急進法西斯自然看不過眼了。當他們正等待時機企圖「一鳴驚人」的時候，恰好又來了一個新的刺激。這便是去年二月的日本大選舉。因爲選舉的結果，標榜反法西斯的現狀維持派民政黨得了勝利，而以軍需工業家久原爲中心、與急進法西斯軍閥勾結的政友會却敗得狼狽不堪。這麼一來，議會政治雖難有「昂揚」之望；但穩健派大佔優勢則是決定的了。於是急進法西斯便「蠻幹」起來，演了一幕「二·二六」舉世震驚的慘劇。

然而不幸得很，這次「企圖表彰國體而遂行昭和維新」（法西斯蒂的供

詞)的「壯舉」，竟因爲上層沒有金融資本家的支持，下層沒有大衆的擁護而失敗了。

繼被軍事法西粉碎了的岡田內閣而出現的是仰軍部鼻息的廣田內閣。

廣田內閣也稱爲「舉國一致內閣」，牠的性質可以說與前兩個「舉國一致內閣」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是廣田更要聽軍部的話吧了。軍部課給廣田內閣的主要任務：對內是「庶政一新」和通過龐大的預算案，對外是對中國和蘇聯實行「自主積極的外交」。然而要遂行這些任務，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要澈底「庶政一新」其對象是「刷新政黨官僚的腐敗政治」非得罪許多官僚政客不可，要通過龐大的預算案，就非引起財閥和民衆的憂慮不可，要實行「自主積極的外交」，更非招至中國民衆和蘇聯的積極抵抗不可。這些，都不是只憑「手腕」而并無「威德」的廣田弘毅所能應付裕如的。所

以，廣田自「拜受大命」九個多月以來，在軍部嚴厲的「鞭撻」下，雖已弄得滿頭大汗，然而除了把三十億四千萬的空前預算在閣議上通過以外，沒有一件事情能使軍部滿意。說「庶政一新」吧，口號雖空喊了半年而「庶政」并未「一新」，軍部爲要使廣田貫徹這個任務，在去年九月底又向廣田送一個「行政機構改革」的強硬提案，這提案的主要精神是要把政府的權力更加集中，把十一省（部）歸併爲九省，外設無任所大臣（即不管部閣員），兼任綜合統制機關的長官；換句話說，就是把內閣直接置於軍部統制之下。這個提案立時引起了政黨財閥官僚各方面的反對，使得本來是左右爲難的廣田內閣更是難上加難。說到對華和對蘇的外交吧，因爲據說中國「喫耳光賠笑臉」的時機已經過去了，所以川越大使雖與中國當局「懇談」了八次之多，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成功，反而因爲綏遠抗戰的爆發，

竟使日本的七大要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日人蘆田均語），「日蘇漁業協定」也因「日德防共協定」的成立不能簽字，使日本大丟其臉，（後來雖因重光在莫斯科積極的活動，而得成立暫時的協定，但與原案已相去甚遠）這樣，以「外交內閣」著名的廣田內閣竟招來了「外交失態」之譏，這種「失態」已成爲日本國內各方面向廣田內閣攻擊的大好題目，而廣田內閣，便從此益加多難了。這多難的內閣，果不出所料，現在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了。在今年第七十屆議會重開的第一天（二月廿一日），因軍部與政黨發生嚴重的衝突，捲起了滔天的巨浪，起初由內閣奏請日皇下詔停會兩天，繼而由閣議在原則上決定解散議會，但這麼一來，更加招到了日本全國的抨擊，在四面楚歌中，廣田內閣便只好辭職了。

廣田內閣辭職後，宇垣一成大將即「拜受大命」組閣；但因爲宇垣是

軍人中的「現狀維持派」，「急進派」的少壯軍人拼命反對他，使他終於做不成首相。繼宇垣而奉命組閣的是林銑十郎大將，這位大將是介於宇垣與急進派間的「緩衝地帶」，（被稱爲統制派），他與財閥素無惡感；可是少壯軍人仍不滿意他。不過宇垣組閣的流產，在日本國內已引起了極不安的局勢，日本的統治者都希望這種局勢能早日平復。也許就乘着這一機會，林大將要比宇垣來得幸運一些。

要是林的組閣能夠成功，林內閣將是一個怎樣的內閣呢？毫無疑義的，牠是一個更右傾更接近法西斯獨裁的過渡期內閣！

爲什麼日本仍需要一個更右傾的過渡期的內閣呢？這是因爲日本全國反法西斯情緒的高漲，金融資本家的害怕過大的犧牲，使得日本的「希特拉」（荒木一類人物）還不易登台，而仍然需要一個「由上而下」的更積極更

右傾的法西斯化的過渡期的內閣！（關於這次日本閣潮，筆者在現世界一卷十二期和自修大學一卷二期曾撰文詳細分析）。

三 日本人民陣線的展望

不管是軍人法西斯的公開專政也好，或「由上而下」的漸進法西斯也好，對於日本大眾都是莫大的威脅。因為這些醜類無疑「要把一切都拉回到黑暗的德川時代，而把日本驅入於經濟政治的大難之中」（岡野語）。試問滿洲事變以來，日本勤勞大眾除了受半農奴半建封的殘酷榨取外，還有什麼好處？日本大眾在日來日壞的處境下，本已忍無可忍；何況更加以法國、西班牙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勝利和中國以及一切弱小民族反侵略運動洶湧澎湃的刺激，自然他們抑制已久的反法西斯的怒潮便更加激動起來，

這是毫無足奇的事。

日本大衆反法西斯的鬥爭是以社會大衆黨爲中心力量，把無數的地方團體和勞動組合團結起來，而結成一條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誰都知道，日本社會大衆黨有少數上層幹部（如該黨書記長麻生久）是有法西斯的傾向的，但這些少數幹部決不能逆轉反法西斯情緒極高的二十八萬大衆的意向；反之，由於大衆反法西斯傾向的加強，却可壓迫上層的幹部與法西斯鬥爭。現在這一條以勞動者農民爲基礎的社會大衆爲中心的人民陣線，自從經過了血腥的五·一五和二·二六事變後，日益發展而且加強起來了。最近廣田內閣終於辭職而不敢解散議會，不能不說是日本全國反法西斯輿論的勝利。雖然日本的議會是如此軟弱無力；但在全國民衆反戰反法西斯輿論極端高漲的情勢下，也居然能與軍事法西斯帶來一次英勇的鬥爭。政友會

代表濱田的痛斥軍部，已博得舉世的同情了。要是在沒落過程中的日本布爾喬亞各政黨，今後能聯合起來，並進一步與全國反法西斯的勢力攜手而組成鞏固的陣線，那麼，對於今後法西斯的進攻，一定可以予以有力的還擊。不消說得，目前日本人民陣線是在極端困難的情勢下開展的，但由於日本下層羣衆的積極，由於人民陣線組織者百折不撓的精神，却保證了人民陣線勝利的前途！目前日本人民陣線的組織者正抓緊他們的中心力量（社會大眾黨），具體地切實地去促進人民陣線的發展。他們一方面保持各地方個別的活動，同時更通過了各地方的運動而促進向中央的集中，在這條正確路線的活動下，行見最近的將來，日本人民陣線將有一個新的開展。

第七章 日本帝國主義往那裏去？

我們對日本的「過去」和「現在」有了相當了解以後，對日本的「未來」已不難想像了。

我們已經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原是缺乏做一個強大帝國主義的一切條件的，牠既沒有最低限度的工業資源，也沒有較為像樣的國內市場，牠所以能夠爬起來，完全是靠了三次戰爭特別是靠了向中國搶劫的結果；然而當僥倖的日本帝國主義剛剛爬上了世界舞台的時候，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到了沒落的時代了，這個時代，是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極端尖銳，國內外革命危機日益成熟，殖民地解放運動普遍抬頭和佔地球六分之一的社會主

義國家飛快發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基礎尙未穩固，發育尙未完全的日本帝國主義，却不能退後一步，因為牠若退後一步，不但要遠落在別人之後，而且無異宣告自己的破產；於是牠只有「硬幹」，只有一直向前，有進無退。然而牠愈要硬幹，愈要向前，則內外危機就愈加增大。一直到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內外危機的嚴重，已經無以復加了。

很顯然的，日本支配階級，目前正陷於一個重大矛盾中：一方面，爲了挽救日本資本主義垂死的命運，爲了從重重危機中打出一條血路，不能不依賴法西斯蒂軍人，讓他們蠻幹起來，加緊獨佔中國，進攻蘇聯，向着戰爭的破局前進；可是另一方面，他們看到國際危險的日益加深，看到國民衆反日運動的日益高漲，看到蘇聯國防力量的日益加強，尤其是看到國內財政的日益破產，他們對軍事法西斯的冒險政策又惶懼和懷疑起來，

變成憂愁苦悶，畏縮不前。可是法西斯蒂軍人既然爲支配階級所縱容而抬頭起來，則他們只有本着一貫的作風，蠻幹到底；支配階級要想把他們拉回去，不但沒有可能，他們反而要向支配階級要求過大的犧牲；這樣，日本內外的危機還沒有克服，而支配的資產階級和法西斯蒂軍人已經打起架來了。二·二六的悲劇就是這樣演出的。這樣的悲劇愈多演一幕，支配階級對軍事法西斯蒂愈加失去了控制的能力，而軍事法西斯蒂就愈加瘋狂猖獗了。

但是日本的法西斯蒂軍人是不是能靠着加緊侵略中國，進攻蘇聯，挑動世界大戰，就可以替日本帝國主義打開一條出路呢？假如中國是「一九一八」以前的中國，假如蘇聯是二十年前的俄國，假如世界是大戰以前的世界（廣泛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還沒有普遍發展），那麼，猶具中世紀武士道

遺風而手拿新武器的日本法西斯蒂軍人，也許可以重演一回中日戰爭，日俄戰爭或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奇蹟，而把垂死的日本帝國主義從新救治起來；可是不幸得很，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會再來了。中國經過了五年來血的教訓，不但全國民衆抗敵的情緒極端高漲，抗敵的民族統一陣線有了急速的開展，而且中國的統治階層也有了驚人的進步，連過去主張退讓，主張「反共第一」的人也拒絕了日本「共同防共」的誘騙，甚至連過去著名的不抵抗軍人，在今日也變成積極主張抗日的戰士，……中國這樣的偉大的進步，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行爲所迫成的。在目前，全中國人，除了極少數沒有良心的漢奸以外，不但有了抗敵的決心，而且也有了戰勝敵人的信心，這種信心不是根據空想，而是根據客觀的事實，根據兩國國力對比的正確估計。中國人有了這種信心，無疑更增強了抗敵

的決心。在這樣情勢下，日本帝國主義要依靠法西斯蒂軍人向中國尋出路，無異是自尋死路，這是誰都可以看得明白的。

其次，日本要向蘇聯進攻更沒有勝利的把握了。這不但客觀的事實是如此，連站在日本帝國立場說話的日本人也不能不承認。日人秦彥三郎氏在中央公論十二月號上發表「從作戰上觀察蘇聯」一文，指出蘇聯已具有「執政人物與每個國民間的絕對團結」的作戰時必須而不可少的條件，指出蘇聯工業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增強「與第一次五年計劃相比，已相差百年，」最後，并警告日本當局說：「吾人不願與蘇聯在大陸上作無益的戰爭！」

「不願與蘇聯在大陸上作無益的戰爭」，這是每個有見識的日本國民心坎里的話，若果日本法西斯蒂軍人一定要去冒這個險，則其前途如何，

還待我們說明嗎？

單是中國和蘇聯，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不容易對付；可是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的勁敵，決不止這兩個。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無止境地向中國侵略的結果，連過去是幫忙或縱容牠的英國，現在也轉而替中國政府撐腰了。當然，英國對中國的幫忙是極有限度的，但在日本不肯妥協以前，英國也只有一天天走到日本敵對的陣線里面去。

美國的仇日是不用說的，美國目前正在加緊增造「渡海作戰的艦隊」，其目標無疑是對準着日本！

日本帝國主義也未嘗不知道國際情勢的險惡和自己地位的孤立，於是牠便妙想天開地加緊與法西斯蒂的德意兩國勾結起來，以為這樣可以壯壯自己的聲威，然而當日德協定和日意協定一經宣布，不但國際輿論對日本

更加不利，不但更加促進了蘇法英美爲中心的國際和平陣線的擴大和鞏固，不但震驚了中國的保守軍人，使他們也開始考慮與蘇聯英美的合作，而且，日本國內人民反戰反法西的怒潮更加激動，人民陣線更有了新的開展……，這些，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始料所不及的。

以上的各種力量決不是互相分離而却互有密切的關連的。日本帝國主義愈向中國侵略，則這些力量必然愈加走向一致，而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總的危機。這個總的危機就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未來」！

不過話得說回來，我們不要忘記：歷史是人做的，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走向破滅的客觀的危機雖已完全具備；但假如我們中國人不加緊抗敵的工作，不發動大規模的決死戰爭，日本大衆不加緊擴大和鞏固他們反戰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發動決定的鬥爭，日本帝國主義也不會自己倒下來的

呵！

事實上已不容許我們再觀望等待了，事實上也不容許日本民衆再觀望等待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偉大的中國民衆與八千九百九十九萬七千的偉大的日本民衆勇敢地攜起手來吧，攜起手來把那二三千人血腥的統治推翻吧。

我們決不要上帝國主義者欺騙宣傳的當，日本決不是「人口過剩」的國家，日本北部和南部還有許多沒有利用的土地呢！日本民族有着牠特別的優點（勤苦、耐勞、肯幹），日本列島四面臨海，風景尤爲美麗，有終年積雪的富士山，有世界著名的熱海箱根的溫泉，有沿太平洋廣闊優美的海水浴場……在這樣優美的環境里，只要不是集中力量製造殺人的利器，只要把法西斯蒂的血腥氣味掃除，一句話，只要把吃人的社會制度改變過

來，是毫無疑義地可以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建設一個世界的樂園的。但這個樂園的出現，無疑要在我們抗敵勝利，日本民衆發動偉大的激烈的鬥爭之後！